

陸稼書判牘



上海中央書局
行店央海

上海圖書館藏書

清 代 名 吏

陸 稼 書 判 牘

編 主 開 震 猷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3 1815B

1 9 3 4

~~270550~~

著者小史

陸稼書名隴。其浙江平湖人。康熙朝進士。分發江蘇。以知縣用。先授嘉定縣。抵任之際。一婦一僕。書幾卷。織機一具而已。公以理學名。到任後。日坐堂。皇不用差役。有訟者。相率至署。請爲判斷。如家人父子然。公自奉甚儉。日用蔬菜。夫人躬自辟糶。以佐菽水。一時有神君之頌。不及一載。政清人和。庭可生艸。蓋已至無訟之境矣。時蘇撫慕天顏。以貪酷名。與公不懽。借發賑事。劾去之。嘉定士民數千泣留不得。遂刻公歸。一集爲贈。行之日。哭聲震野。山官魏總憲特上奏。稱公爲天下第一清官。因得復職。授靈壽縣。以政績聞於朝內。擢監察御史。罷官歸。朱涇著書自娛。卒於康熙乙亥年。死之後。嘉定靈壽兩縣聞訊。均爲之發喪號哭。朝廷聞知。特諡清獻。准嘉定靈壽兩縣設立專祠。春秋致祭。後並從祀孔廟。

新編
評注

陸稼書判牘菁華

目次

- | | |
|---------|---------|
| 兄弟爭產之妙判 | 僕主交涉之妙判 |
| 爭立嗣子之妙判 | 耕牛涉訟之妙判 |
| 連理玉成之妙判 | 誅伐木妖之妙判 |
| 發塚開棺之妙批 | 風流奇案之妙判 |
| 強姦殺命之妙判 | 誣控弟婦之妙判 |
| 逐壻嫁女之妙判 | 索債滋擾之妙判 |
| 搶姦婦女之妙判 | 訪拿地保之妙判 |
| 名士偷書之妙判 | 狎妓自盡之妙判 |
| 被誣殺夫之妙判 | 遇騙得妻之妙判 |
| 拒夫請離之妙判 | 解元偷香之妙判 |

因犬毆打之妙判

義賊殺人之妙判

縱妻毆姑之妙判

兄弟爭產之妙判

強劫新娘之妙判

僭越儀仗之妙判

洗白沈冤之妙判

逼壻退婚之妙判

搶親成婚之妙判

殺叔自首之妙判

寡婦搶米之妙判

寵妾棄妻之妙判

驅逐嗣子之妙判

爭奪墳墓之妙判

圖賴婚姻之妙判

拐賣小兒之妙判

誣控曖昧之妙判

偽造借票之妙判

驅逐贅壻之妙判

囚犯剃髮之妙判

湮滅古跡之妙判

積欠貨款之妙判

毀人名節之妙判

鄉董不法之妙判

爭執盜贈之妙判

爭立嗣子之妙判

僧徒歸宗之妙批

請求守節之妙批

請驅流民之妙批

陸稼書判牘菁華

目次

新編評注 陸稼書判牘菁華

虞山襟霞閣主編
衡陽秋痕廬主評註

兄弟爭產之妙判

嚶城有黃姓昆季名仁義者因遺產爭執累訟不息會陸清顯公來令嚶邑以極嚴厲手斷爲之判決其判詞云

判得黃仁黃義爭執祖宗遺產久訟未決夫鵬鳥呼雛慈鳥反哺仁也蜂見花而聚衆鹿見艸而呼羣義也鳴雁聚而成行睢鳩摯而有別禮也螻蟻閉塞而壅水蜘蛛結網而羅食智也鷄非晨不鳴燕非時不至信也彼夫毛虫蠢物尙有五常人爲萬物之靈豈無一得爾兄弟名仁而不克成仁名義而不知爲義以祖宗之微產傷手足之天良兄藏萬卷全無教弟之心弟掌六科竟有傷兄之意古云同田爲富分貝爲貧應羞析荆之田氏宜學合被之姜公過勿憚改思之自明如再不悛按律治罪不迨

〔評〕全文霸然仁者之言人非木石豈有聞此而不動于中者公眞能以至性

動人也。

主僕交涉之妙判

凌某暴富。窖藏金銀數萬于地下。臨沒。曾密告其地於妻陸氏。氏初秘之。迨後歲值奇荒。家道消乏。因語二子。二子急往覓之。已空無所有。大失所望。疑舊僕某聞風竊去。卽嚴重向僕交涉。必欲使其承認交出。累訟不休。陸公走筆爲之判云。

據控埋銀床頭人之外。卽親爲嫡子。尙祕不肯宣。不使與聞。况傭工之僕乎。夫財之爲物。名曰青蚨。以其無翼能飛。不脛自走耳。神移鬼運。紀載豈盡荒唐。苟非所有。不能禁其不去。且爾生衿也。倘能奮翮青雲。安往而不得富貴。不然高明鬼瞰。多藏原亡。又安知塞翁失馬之非福乎。風影難以深信。竊鈎未可懸坐。兩生於此。其以是銀作蕉鹿觀可也。

〔評〕全文以輕描淡削之筆出之。說來頭頭是道。娓娓動聽。陸公誠善於解紛者也。

爭立嗣子之妙判

嚠城巨室楊氏。兩氏孀姝。平居頗不相容。媳孫氏欲立長房之子爲嗣。乃姑李氏更欲立次房之子爲己子。因此涉訟多年不決。後陸公爲之判云。

判得楊氏姑媳。爭立嗣子。各執一辭。雙方互訟。洵洵然積不相能。查楊李氏年已週甲。楊孫氏年正芳時。倘爲李氏立嗣。李固有嗣。而孫氏無夫者。爲孫氏立嗣。則孫氏有子。而李氏更有孫矣。事出兩全。誰曰不宜。楊李氏何不思之甚耶。所請立嗣。楊李氏不准。此諭。

〔評〕語云。清官難斷家務事。觀此文。陸公據理直判。侃侃而談。不偏不倚。使人百喙難辯。公誠不媿爲清朝第一清官。

耕牛涉訟之妙判

鄉人甲乙兩姓。同蓄一牛。暮春爭耕于畝。乙誤傷甲牛。甲訟之官。時陸公爲之判決云。

判得兩牛同耕。因此起釁。一死一生。涉訟紛爭。死者分食。生者同耕。

〔評〕天下事理得其平則不爭。此文雖寥寥數語，判得其平當事者至此則又何爭焉。

連理玉成之妙判

有俞懷仁者，以女鍼姑許字內侄何靜言爲室。後靜言家道中落，懷仁悔婚，有浪子王舒義以千金謀鍼姑，懷仁利其多資，許之。結縵之日，女失志不從，譖逃至何靜言室中，因此涉訟。陸公判歸何氏，並令女父賠奩資三千金，擇日合昏，一時稱快。其原判云：

判得何王爭婚一案，有女懷春，遇吉士而始誘其人，如玉洵君子之好逑。太王有好色之德，關雎詠相思之篇，何靜言以文壇健將，虎峙瓊林，俞鍼姑以賦名佳人，鳳翥謝闥，儷淑女於才郎，僉謂良耦，留太真之玉鏡，誰曰不宜。詎料驚鳳夜半吹連理，以橫分暴雨一朝，落並蒂於污泥，吁其慘也。俞懷仁勢利爲懷，薰蕕莫辨，王舒義何嘗爲義，倚勢謀妻，東林坦腹，却嫌措大之窮。夫浪子登徒，反作眼中之快婿，有目無珠，珍磚舍玉，豈知後園明月早開，夜合之花深闥，珠幃穩銷，鴛鴦之夢。

迨至玉人已杳。彩駟未迎。空奩存舊日之香塵。鏡渺孤鸞之影。徒喚柰何。孽由自造。逐臭夫枉爲人父。偪女乖儀。多情人不媿貞兒。矢志靡二。倚勢凌人。錫爾苦辛。半載欺貧奉富。反賠血本三千。何靜言花燭。雙迎仍是意中之表妹。碧衣進謁。還看昔日之老奴。是判。

〔評〕全文辭藻甚佳。判斷明晰。陸公力持正論。平反當世欺貧重富之風俗。爲難得也。

誅伐木妖之妙判

邑中有古榆樹一枝。古老相傳。神異能爲禍福。妖崇婦人。陸公到任。力除地方迷信。命人伐之。并爲判云。

爾以木妖樹魅。竊日月之餘光。得雨露之微潤。以長以育。以爲爾精。允宜永匿。爾形以保爾身。於人無忤。於物無爭。爾乃通情少艾。淫迷殺人。言之有據。流毒下民。藐朝庭之國紀。置天誅於莫論。縣令何能欺法紀。惡可論不有。率民翦暴。肅爾妖氛。何以體朝庭之德。安守土之忱。誅夷爾體。火棄爾身。逆惡能久。邪豈勝正。蕩爾

附靈歸之無形。柳將軍威儀試問。安在白頭翁利害。畢竟何如此判。

〔評〕全文以國法爲當頭棒喝。名正言順。足抵退之一篇祭鱷魚文。

發塚開棺之妙判

嚳城西鄙坟地上。某姓厝柩。某夕爲人發塚開棺。剝取屍身衣飾。某姓訴諸于縣令。地方保甲。因開棺剝屍。有應得處分。於勘單上。避去發塚開棺字樣。其措詞云。勘得某處。有厝棺一具。棺材後壁鑿有一小孔。圍圓一寸三分。據屍親某。供稱尸身頭上。失去金簪一支。顯係該賊由穴孔伸手入內。拔取金簪得贓。逃逸。合應呈報云云。陸公詳察其謊報之弊竇。爲批其牘云。

判得某姓一案。據某圖保甲某某呈報。謂棺材後壁有一寸三分之穴孔。被宵小伸手入內。攜取金簪一枝而逸。夫以一寸三分之穴孔。竟能伸手入內。天下無此小手於棺後。伸入拔取尸身頭上金簪。天下無此長手細核情形。語多失實。該保甲既稱親身勘驗。何得荒唐呈報。着卽重行勘驗。據實呈報。如再模稜其語。定當答責勿貸。此批。

〔評〕獨具隻眼。明白曉暢。非洞澈世故。人情安能見得到此。

風流奇案之妙判

邑紳王有山。延學究金菊如爲家塾教師。王後房寵姬甚多。粉白黛綠者。恆爭妍而邀寵。王故美丰姿。風流自賞。因此窺宋者。日有其人。而王某不能掩衆口之悠悠。遂爲主人所控。謂與姬人銀荷有染。控之于縣。陸公訊得真情。爲之判曰。

判得王有山控金菊如一案。研訊數堂。迄無確供。中葺不可言。何況事無實據。縲非其罪。肯教士也。含冤本縣。觀金菊如章句書生。鄉村學究。適子之館。未及半年。招我由房難通一面。縱使國風好色。難忘君子。懷刑銀荷。猶尙端莊。年非韶綺。久已與王公而偕。仇何至見金某而覬覦。王有山生長閩閩。身受崇封。到堂數言。亦知大體。決不因主賓失好。自污污人。大約別嫌明微者。名門之家。範爭研妬。寵者婦女之恆情。銀荷附中婦大婦之班。久抱衾裯。而怨命金生。少經師人師之化。惟憑夏楚。以伸威此豸。娟娟或偶具先生之饌。羣雌粥粥。遂疑踰東家之牆。偏聽

人言恐疏閭。嫌疑原當自白。防閑不厭。過嚴投牒。公堂初非好訟。衆口同雷。兩心冰釋。炎涼異性。荷菊非並蒂之花。貴賤殊形。金銀豈一爐之汞。賓東未洽。別請名師。婢妾無辜。仍還原主。倘該封職。專房有屬。無調象馴。獅之術何妨。開籠放鶯。爾童生就館。不終遇瓜田李下之嫌。益宜守身如玉。此判。

〔評〕斷此等案。其判牘往往易流于輕薄。此文可謂堂堂之鼓。振振之旗。觀來落落大方。絲絲入扣。而文采斐然。情文相生。尤屬不可多得。

强姦殺命之妙判

陳策之友。吳斌。輕薄子也。日飲于陳所。陳之妻美而豔。吳涎之非一日矣。會陳策有遠行。策之妻歸甯母家。吳斌卽就母家圖之。一日乘醉闖入女室。女力弱不能禦。從焉。後事爲女之母所聞。乃執斌。逼勒服辨。並以迫女。女不得意。自戕。母遂以强姦罪控斌。陸公爲之判云。

審得吳斌與陳策交厚。往來酣飲其家。王氏姿色。斌所習知。以好色而動圖謀之念。本無殺之心。據婢供。當在調情之際。始而投巾爲戲。繼乃互相戲謔。其有意無

意盡人能辨。蓋王氏早已和受之矣。詎可因逼死之故。而必欲置之于強姦之地。耶。若以強姦言之。則王氏片言立斥。驚惶之不暇。何待二鼓。以至四鼓。爲阿母所聞。方始爭吵。其間戀戀不捨之情。早已處于和姦之地位。在王氏之母。旣在姦所。獲得吳斌。胡不當時處治。而乃勒寫服辨。逕自釋放。其故可推。其情可見。吾恐王氏雖死。加以千秋之節。有所難受也。迫之自母。殺之亦自母。吳斌衣冠禽獸。淫人之妻。應治以重罪。而做刁頑此判。

〔評〕避去強姦。坐以和姦。說得昭然若揭。

誣控弟婦之妙判

李成谷李成名爲同胞兄弟。父母故後。分產同居各爨。嗣李成名病歿。妻何氏撫孤矢守。子稍長。延師課讀。李成谷忽起惡心。思占弟遺產。設計誣指蒙師與弟婦有姦。控縣審得實情。援筆判曰。

審得李成谷鬼蜮居心。豺狼成性。弟李成名故後。遺妻何氏。撫幼子靖宜度日。矢柏舟之堅苦。效荻畫之辛勤。子甫成童。延師授讀。嚴別內外。以禮自防。爲李成谷

者縱不知誼篤友于亦宜敬禮嫠婦卵翼孤兒方全人格而乃圖吞遺產存鴟鴞毀室之心巧設陰謀肆蜂蠆噬人之毒以孀姝爲可欺遣婢盜來繡履以迂儒爲易侮乘機匿置經帷繼乃陽與周旋驟經發覺雷霆震怒謂已玷彼清門日月照臨竟敢汙人名節莫須有呈詞擅遞先發制人沒奈何慾壑難填但知利己本縣心明於鏡法執如山似此貪凶先宜大杖投之囹圄再按律以科刑諭爾妻孥應移居而別宅何氏青年守志忽被惡名本縣彤管揚芬益昭清節九齡幼婢受主使姑勿深求一介書生求童蒙彌當自勵此判

逐壻嫁女之妙判

審得徐毛氏有女招弟贅壻唐牛大已閱四年未生子女唐牛大近因手足酸痛不能傭工在家坐食徐毛氏口角憎嫌已非一次本年七月二十日唐牛大受氣不能容忍自將棉衣質錢二千赴崑山販賣水菓度日徐毛氏頓起惡心暗中托鄰人王三爲媒將女招弟另行許字與前村陳廣發爲妻得受財禮六十千文言明八月十二日過門招弟初不知情及嫁期將近徐毛氏始行告知招弟哭鬧不

願徐毛氏始用利誘。繼以威嚇。且言逐去唐牛大另嫁陳姓。無非爲爾終身之計。招弟知難理喻。陽作服從。密托村人李四赴崑尋獲唐牛大來縣喊控。差傳徐毛氏等到案。王三已聞風逃避。三面環質。徐毛氏陳廣發均俯首乞恩。查律載。逐壻嫁女者杖一百。其女不坐。男家知而娶者同罪。未成婚者各減五等。財禮入官。本應昭律科斷。姑念村嫗無識。屈行將就。木之年病壻兼貧。爲女作遷。喬之計。陳廣發明知招弟有夫外出。乃惑於王三一力擔保之言。大錯鑄成。業已人財兩失。刑章誤犯。亦宜情法兼權。應將徐毛氏所收陳廣發財禮錢六十千。斷給唐牛大夫。婦作爲貿易資本。俾可安度。本縣另賞招弟錢十千。以獎鄉村婦女能不背貧夫。知從一而終之義。王三獲日另結。此判。

索債滋擾之妙判

鄭明山與王皆六。苔岑夙契。車笠同盟。敦僑札。贈帶之情。有管鮑分金之誼。二十年來。緩急相通。有無與共。朋輩咸知。近四五年。王皆六居積日富。鄭明山所設南貨錢肆。先後折閱。業經破產。王皆六不特不加援助。且頓忘舊誼。向索陳欠。鄭明

山無力央緩。王皆六遂肆蠻橫。經人勸解方散。此五月以前事也。近日鄭明山向親友集成一會。得錢五百千。設錢米小店。藉謀餬口。王皆六又往索舊債無着。乃暗令無賴十餘人。先後購米。強迫記帳。告以本短不賒。該無賴等遂將米粮任意拋棄。狼籍街衢。鄭明山情急鳴保。拘獲無賴等送縣。經本縣責訊。據供稱實係受王皆六指使。簽提王皆六到案。乃謂鄭明山賴債侮辱。迫而出此。詰以侮辱情形。何人見證。則又支吾莫對。復責令將債據呈驗。乃云多年交好。向不立約。轉據鄭明山聲稱。從前彼此通財。確係如此。惟商人細核舊賬。負彼不及百千。王皆六則每次催討。云本利有七八百千。給帳指示。乃云商人偽造。現將帳簿呈驗。求公斷等語。本縣持帳向王皆六詰問。始俯首無詞。古稱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今則一富一貧。交情立變。世風如此。良堪浩歎。王皆六市儈小人。原不足怪。所可恨者。既忘平昔之交。復敢逼人太甚。串合無賴。擾害市廛。除斥責戒尺一百外。斷令將鄭明山所欠之款。作爲賠償損失。兩相抵銷。仍令原差押往鄭明山店中。由王皆六施放鞭炮。叩頭服禮。更罰錢百千。充同仁堂善舉。無賴張小七等責懲後。枷號通衢。

此判

串搶姘婦之妙判

小紅廟鄉婦王小娥。姿僅中人。雅善脩飾。嫁成衣秦阿五。以夫庸懦。日炫新粧。招蜂惹蝶。因是登徒子。趨之若鶩。有石璞如者。思獨占之。先與小娥商同逃。小娥不允。秦阿五防閑較密。石璞如因往來不便。乃集傭工數人。強搶小娥。逃往青浦鄉間。後爲秦阿五偵知。控縣關提到案判曰。

秦阿五以縫工。未藝乃室。有豔妻王小娥。借春色撩人。遂形同暗娼。石璞如者。狎客之一也。蠅營狗苟。心計本工。鵠合狐綏。陰謀頓起。非予莫屬。期紅拂之私奔。及汝偕亡。謬黃衫之自待。詎王小娥隨風上下。雖爲柳絮之顛狂。逝水東西。尙有藁砧之觀念。但期永好。未允同逋。秦阿五久等痴聾。甘作藏頭之鱉。忽生防衛。警同感。慨之。匠石璞如。因慾熾而忿生。竟心雄而膽壯。集傭工爲已助。掠蕩婦以宵征。自以爲遷地當可藏嬌。出境必能免禍。事後秦阿五偵騎四出。知匿居青浦鄉間。控經本縣關提到案。訊據石璞如供認前情不諱。查例載夥衆搶奪犯姦婦女已

成首犯發烟瘴地方充軍。此案石璞如夥衆搶匿王小娥姦占月餘。自應照例科斷。以儆淫凶。秦阿五縱容其妻犯姦。應與王小娥援律予杖。幫同石璞如夥搶之錢阿六程咬大等。事發在逃。飭緝獲日另結。此判。

地保舞弊之妙判

某縣城東關地保孫盤。三包賭庇娼。寓賊分贓。無惡不作。某令因在東關破獲賭案。將該地保重懲。並收押召告後。卒斃囹圄。此爲到案之堂判。

城東關嶽廟賭場林立。署役及該圖地保。收受陋規。扶同包庇。由來已久。本縣到任後。曾親往查拿。被該地保等先事通風。掩飾無迹。此次出其不意。便服暗帶親兵家丁數人往拿。果見賭桌十餘。聚賭者多至一二百人。當場獲賭犯陳阿丙等十四名。並起有賭具。到案傳訊。該地保孫盤。三自認偶然失察。俯首乞恩。斷難姑息。且查歷任收受民人狀訴。孫盤三不法各案。不下二十起。每屆臨審。率由原差稟復。原告未到。或外出。否則自請銷案。從未經審一次。其爲孫盤三與房書差役內外通同。朦蔽本官。自無疑義。一地保而胆大妄爲如此。非按律重懲。不足以儆。

衙蠹而安善良孫盤三應先予重責並候出示召告審實再依法詳辦著加鎖項
收自新所嚴押此判

〔評〕健吏判獄酌理準情自足傾人觀聽

名士偷書之妙判

諸暨名士柳永春家貧甚無力購書適里中富翁藏書甚夥乃往偷之爲所得
執而送之官稼書遂斷令富翁藏書悉歸永春並援筆判曰

蓋聞孫康映雪志不懼寒車胤囊螢夜以繼日匡衡鑿壁偷光而未必傷廉兒寬
攜經休鋤而不以爲懶竹書有牛背之經聲太守奇截蒲之古籍斯亦寒儒之可
憐而志士之堪獎也已爾乃蓬門塞土無力求經泮水熬頭有心折桂螢窗苦勉
竟無書簡之窺鹿苑多藏遂作胠篋之盜必不得已隳文人之高蹤無可奈何爲
宵小之醜行其事甚愚厥心堪愍夫以清俸買來徒飽羽陵之碧蠹兔園半冊乃
淪鴻烈於蓬蒿誠可惜哉每深恨也今者散西堂之巨富移陸民之美廚藉陳王
之祕帙充董生之下帷使燃薪者得濫觴于典籍編柳者得抽緒乎文章翦彼之

有補茲之無與其束之高閣爲無用之糟糠莫若發自瓊環而惠人以供賞從此郝佐治之積蓄又增經腹蔡中郎之遺藉不失傳人兩有裨益百無弊害洵稱善焉是可風矣此判

稼書最重士人此判寓懲戒于期望之中其嘉惠士林爲何如耶

狎妓自盡之妙判

許又文與妓王小媛相狎纏頭之資不下萬金屢欲藏之金屋爲搗中梗小媛旋與無賴蔡某媼以醋起衅互相毆奪小媛袒蔡許憤甚遂自盡於妓家稼書審得其情乃判曰

送舊迎新本是青樓之慣技朝秦暮楚原乃紅粉之無情不管生張熟魏只要纏頭宣言妾意郎情無非迷陣文以乳臬小兒竟貪風月媛本斲輪老手肆意輕狂既得隴而望蜀思關金屋以藏嬌乃以羊而易牛如棄敝屣之不惜打鷄罵鴨七十鳥之顏色不堪熱哄冷嘲大六叔之言辭難忍若能鑒貌辨色早應死心而况賸柳殘花多嘗何味回頭是岸如來之色相皆空覺路先登塵世之愛情原假文

乃竟孽緣未盡。塵障猶存。花街柳巷。迷住遊蹤。慾海情天。打翻醋盞。失却掌上明珠。豈肯甘心。落後遂爲梁間縊鬼。頓教到死。難忘雖不同。致命由傷。却是因含羞而斃。要知文之自盡。由於媛之薄情。根據媛之薄情。出自蔡之相誘。一場人命。來既有因。兩次堂供。言皆無異。杖蔡一千。以儆奪人之所好。禁媛三載。藉戒迷客之假情。此判。

是案判斷甚難。論情節出於自盡。固不能抵命。若縱而不理。則死者之冤氣難消。妓女之手段愈辣。將防不勝防。治不勝治矣。是判以一條性命。只換得三年監禁。真是出人意料。科罪雖輕。所以戒狎妓者甚大。

被誣殺夫之妙判

王也香商於外。爲兵亂所阻。其妻苦守在家。某年夏月。王歸。妻喜甚。治酒互飲。共話家常。入夜久旱逢甘雨。床第之樂。自非常人所能道。因熱甚。乃食西瓜二塊。以解渴。旋即腹痛欲裂。因而斃命。蓋夾陰症也。王弟亦香。疑兄爲嫂謀斃。訟于官。驗屍無毒。屢審不得其情。會爲稼書所知。乃更嚴審之。威嚇詐騙。無所不

至終不得女供。惟其言中有食西瓜一語。稼書似有所悟。乃詢以在事前事後。女面紅耳赤。嚅嚅言曰。事方畢。遂書進。援筆判曰。

春閨芳情。若怨瞿唐之賈兵戈。阻迹長分。比翼之禽。離人思婦。成三秋斷腸之花。夢隔魚柬。嘆千里團圓之月。杜宇聲聲。苦喚離人。上道燈花朵朵。預占夫婿歸家。輕舟返棹。欣故里之依然。杯酒華堂。喜玉人之如舊。聚家庭之樂事。各訴深愁。述客裏之苦况。相將下淚。近夫緣。醕入肚。春色上眉。少年夫婦。何怪鴛帳情濃。乍夢鴛鴦。豈料鳳幃變起。分戲水之禽。頓成寡鵠。下沈冤之獄。竟至囚鸞。莫須有三字永污芳貞。風馬牛不關。却同謀殺。並帶一宵。有口難分。巨枉西瓜二塊。無心闖入。黃泉事白。冤伸幸離不測。擔苦茹辛。終見分明。着卽當堂釋女。尙期守節。明心此判。

是判描寫人情。無微不至。王妻之不至枉死者。在一言耳。爲民上者。審理刑事。案件豈可不細心耶。

遇騙得妻之妙判

嘉定南鄉趙如行。倜儻不羈。才名藉甚。以無合意之人。弱冠尙未定婚。居常鬱鬱。一日進城。經茶舖。瞥見少女倚欄閒眺。驚爲天人。注視不少瞬。爲女所見。靚狀不禁嫣然。旋即移步而入。趙生以爲女固有意。乃日至其肆。以購茶爲名。盤桓不去。探之鄰右。知女名慧珍。姓王。年少多才。有不櫛進士之名。趙聞而益戀。一日女在櫃揀茶。趙欣喜欲狂。輕撫其手。女亦不拒。方欲通款曲。而其父槐庭至。女卽入內。然猶回眸一笑。趙怏怏而返。時茶舖對門有一燒餅店。客師王某。善窺人意。而騙其財。揣知趙意。乃謂之曰。爾非有意於彼妹乎。余願任月老。盍往酒樓一敘。趙大喜。遂同往。而忘却腰無半文也。王某具道茶舖主殷慕之情。託已爲媒。惟須聘金若干。方可諧事。趙喜出望外。感謝不已。並質去絮袍付酒錢。遂回里。向親友備述其事。並乞假番佛。以爲聘禮。親友以其謀婚事。感慨然與之籌措三百金。卽付王某。並定吉期。光陰荏苒。佳期將屆。趙復赴郡。欲與王某接洽。則已杳如黃鶴。趙以爲燒餅店主。通同串騙。怒不可遏。與之爲難。初而口角。繼而用武。旁觀相勸。終乃爭紛。適稼書道經其地。趙攔轎直訴。聲淚俱下。

稼書乃回署細審。憐其遇而愛其才。因召茶舖主王槐庭至。再三解勸。以女妻之。並爲之主婚。其判曰。

判得趙生懷雕龍繡虎之奇才。不同庸俗。具方面濃眉之佳相。的是偉人。如蕭郎之獨宿未結。絲蘿求淑女以雙棲永諧。伉儷借攀鳳之名行。求凰之實。適遇嬌娃欲償鴻愿。雖迹異當爐。噪豔名于遐邇。喜身猶待字。傳有志於經書。槐花滿地。明中成一笑之綠。茶葉爲媒。暗裏遂三生之約。典絮袍而沽酒。幸遇瑯琊返蘭棹。而醪資無忘梓里。詎雙團扇將引紅鸞。而八公山忽如黃鶴。阿翁無害冰清。快婿何慚。王潤從此釵囊揀茗。不妨接前日之柔荑。想當環珮移蓮。孰料踐今宵之羅襪。天使人以作合餅店客。司人奉天而施行嘉定縣令。喜筵媒備。晉祝宜男。騙案官消。施恩赦賊。此判。

〔評〕案情離奇。判詞諧妙。蓋憐才之會。玉成其事也。

謔浪成訟之妙判

孫氏姊妹常互相戲謔。妹嫁之前一夕。姊謂之曰。妹夫之器。如何凶悍。此事如

何痛苦嫁後亟宜謹慎免遺後悔妹固嬌憨不知是戲嫁後一如姊言朝晚戒備不許墮近夜夜哀告抵死不從不得已訴請離婚稼書廉得其情乃笑判曰妹夫之偉然兇器風馬牛不關老姨阿姊之永抱虛心莫須有竟成巨故趁片言之浪謔誤一載之良緣信口開河原是無心說說依訛纏誤豈知永記牢牢提心弔胆窺愚婦之枉抱虛驚殊爲好笑紐密帶嚴嘆伊夫之同衾異枕白負虛名嬌花縱豔可憐蜂蝶難探甘雨雖好其奈玉田不受乃真缺憾宜教媧女補天是亦怨情合使精禽填海憂嗣絕宗沈遂進稟單而心頭急煞至水落石出始識戲言而前惑頓明春暖紅幃正好及時行樂盟諧白首何妨並蒂開花理合重聯昔好翩翩仍作夫妻事如舊債須償夜夜端宜好合此判

情生文耶文生情耶典麗之辭調笑之文疑爲滑稽而非判辭矣

解元偷香之妙判

莊生幼時讀書塾中與鄰女周小娟相愛好青梅竹馬耳鬢撕磨其情愈熱師本好事乃爲之作伐得女父允許旋以事遷延未曾納采及後女父慕富豪而

嫌生貧。因思別字。女知之。乃使乳媪告生。促其速謀。生乃約黃昏時。從後門入。其閨闈。藉以商議。女亦允之。生既入。兩相繾綣。遂定情焉。旋生中解元。女字朱姓。生因口頭之約。而強辭涉訟。嫁書審得其情。乃笑謂生曰。解元探花。理合革去功名。姑念已有成約。且女亦甘心斷歸於爾。以爲有情眷屬。生大喜稱謝。乃下筆判曰。

竹馬青梅。早締兒時之密約。小跌石徑。莫謂兩小之無猜。玉燕堂前。况乃親聆金諾。程門師氏。居然代作鳩媒。青雲得路。方期攀鳳。而乘龍金榜。有名便諧百年之好。合誰知大耳叵信。竟食言而無慚。以至昔誓未寒。棄宿姻而另訂。於是開月下之門。乳媪作青鸞之便。莊樓月淡。冷棲比翼之禽。繡帳春濃。暗鎖于飛之夢。蓮是並頭。而花開並蒂。樹乃連理。而枝亦連柯。雖乃父慕豪門。喜吉辰而將看碧鶻。佳壻乃閨兒愛才子。守密約而別抱如意。郎君在乃父之背。盟實有貳議之機。愧對愛女在莊生之相。誘事屬守一之義。不失人情。女白璧已玷。自難再歸。他姓生新。料高竊不慚。快婿東床。解元登堂。愛壻來棄。婿才郎入帳。新人卽是舊人。免致情

天。缺陷遺憾。永留却教。恨海填平。精禽無用。有情眷屬。樂事如何。無限懽情。心頭可想。爲斷奇情一案。宜酬喜酒三杯。此判。

是判。又是愛護士人。稼書真欲使天下士人。盡入其彀中耶。一笑。

因犬毆打之妙判

王氏畜一犬。猛甚。常嚙人。咸深恨之。鄰有朱大者。用鋤擊殺之。王氏婦大興問罪之師。與朱互毆。且訟之於官。稼書乃爲是判。判曰。

蕩蕩王道。維民所履。狺狺醜類。白日爲兇。肆標掠之心。行同巨盜。爲背後之噬。惡過山豺。與宵小同科。枉稱守夜。使行人裹足。獨霸一村。都爲王化之鄉。焉容凶暴。幸脫法羅之罪。任爾逍遙。鄰里切齒。主氏姑容。律在可誅。人殊刁玩。除暴安良。賴比鄰以清道路。自護已短。因惡犬而致毆。爭鬪匪言。喻善者竟遭毒打。惡不天容。理屈而何訟。人宜下竹筴一百。聊儆容兇。並須枷示三天。罰汝縱惡。此判。是判根本之論。真是獨有見地。匪人所及。

義賊殺人之妙判

鄉民周稼臣年逾不惑娶妻馮氏年少貌美不安于室與蔣某通因礙周不能暢所欲爲乃于夜間灌醉而殺之蔣實不知其情時竊賊張二方行竊其家見婦所爲不覺義憤填膺亦手刃之旋逸去明晨鄰里探知疑爲蔣某所爲訟之屢次標打蔣某祇認姦而不認殺案終不結越三年張二于酒肆偶言其事爲捕所悉拘而送之官嚴治之遂盡吐其實案乃得白稼書乃爲判曰

鈴稱攝魂自是人間之惡物賊原入竊何圖暗室而洞奸髮妻斷愛持白刃以貫親夫宵小誅凶乘俠腸而刃逆婦至親者死親叛義者達義遂以雙屍同橫遽成巨獄祇爲衆人所指難洗沈冤捕風捉影蔣某之冤獄斯成鬼使神差張二之隱言自露惡婦謀夫罪本無縮偷兒殺婦情有可原蔣某之誣受匪刑事原可愍以其淫人之婦致遭不白之冤縱云事不知情其奈因由已造一場春夢空留遺恨于人間十載監禁藉戒好淫于來者張二悲憤填膺頓忘本來之眞面目慷慨鋤邪遽出白刃以刳心腸事原在義情亦可原惟瞞人太甚而自首嫌遲宜杖一干再禁六月馮氏罪大惡極死猶有辜杖責嚴刑屍亦難安用明國法以惕奸人此

此判頭頭是道。足見老吏判事。無絲毫姑息也。

縱妻毆姑之妙判

沈某妻楊氏。凶悍異常。沈不能制。因懼而和之。嘗語侵姑。姑亦順受。一日。因兒跌出血。遷怒於姑。用棒擊之。幾暈。族人大憤。遂訟于法。稼書作是判。判曰。審得沈楊氏。凶悍性成。侮辱尊長。事該氏蠻而無理。欲牝雞司晨。獨行其志。欺夫之懦弱。常作河東獅吼。壓制其夫。已屬陰盛陽衰。不成體統。乃猶因嬌兒之跌地。見血竟遷怒於姑。手打棒擊。若非族人勸阻。幾至命入黃泉。忤逆不孝。孰甚於此。夫於其子。則愛之惟恐不至。於其姑。則惡之至甚。愚婦胸襟。堪爲可笑。不知天道好還。今日之媳。卽他年之姑。今日之施諸人者。卽他人之受人。施諺云。忤逆勿天打。一代還。一代卽。斯之謂也。聖朝以孝治天下。若沈楊氏之所爲。天誅地滅。本縣雖欲減刑以俟。其後來之報。奈皇皇天諭。固不敢稍事違犯。耶。沈楊氏宜治極刑。以儆凶悍。沈某姑息養奸。縱妻毆姑。理宜重懲。姑念事非得已。杖責一千。釋放。以

開。自。新。之。路。此。判。

是判以孝治天下四字爲主。何等正大光明。可見不孝者。皆宜重責。儆揚人心。不少。有關風化之文。莫以尋常判牘目之也可。

兄弟爭產之妙判

余氏兄弟爭產。訟于官。越五年而不決。已去其產三分之一。而猶不醒悟。健訟如故。適遇稼書案下。乃不言其產之應如何分配。及誰曲誰直。但令兄弟互呼。未及五十聲。已各淚下沾襟。自願息訟。稼書乃爲之判曰。

判得余氏兄弟爭產事。夫同氣。同聲。莫如兄弟。而乃竟以身外之財產。傷骨肉之至情。其愚真不可及也。觀於姜家大被。張氏同堂。能無愧煞。訟五年而去其產三分之一。再訟十年。其產已盡。產盡則雖欲訟而不可得矣。猶幸早遇本司。爲之排解。猶得稍留仰事俯蓄之資。否則其殆矣。乃在法庭之上。此呼弟弟。彼喚哥哥。而天良不滅。念同父母之手足。竟至淚下。早知今日。何必當初。是真不可解者。念爾兄弟均已悔悟。免予重懲。所有家產統歸長兄管理。弟則助其不及。扶其不足。須

至原有產業時方許分爨從此舊怨已消新基共創勉之勉之此判是判能以兄弟手足之情躍然紙上可見仁人用心無微不至

强劫新娘之妙判

何氏娟娘美貌多才許同縣李氏子成婚有日矣土豪錢某涎其色及時劫之而歸李氏控之稼書廉得其情乃重懲錢某而以娟娘歸李氏一時莫不頌其德其判曰

審得錢某以萬金土豪鴛鴦悍性蜂蠆毒心鯨鯢大胆播惡一方蹂躪四境胆敢垂涎何氏娟娘乘其于歸預服爪牙操鋒喊吶持强奪娶罄擄妝奩雖辯穹廬未有棄禮義如斯者夫娟娘已字李氏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納采問名如禮親迎此一醮而終身無改矣乃遭此强暴一棒打散兩鴛鴦棄周公之禮學禽獸之行俾一女而嫁二夫是可恕孰不可恕與其熬惡不殄而致綱常大惡孰若以一徹百處以嚴刑重罰着杖錢某三千枷示七天再禁十年以儆凶暴娟娘仍歸李氏以完花燭此判

懲兇暴安善良。本有司之責。土豪之敢攔路劫娶者。未始非前令尹之姑息以成也。稼書嫉惡如仇。嚴刑重罰。極斯民於水火之中。可謂民之父母。安得不令人稱頌功德哉。

潛越儀仗之妙判

州差陸少達與縣差朱粵生。結兒女親家。結婚之日。鳴鑼開道。儀仗頗盛。不知者幾疑爲世家之婚事也。清例娼優隸卒。凡有婚喪喜慶。不得用儀仗。所以示其低賤。時訟師沈某與州差有仇。乃取其旗牌鑼傘。送官究辦。公乃從嚴懲辦。並將判辭榜示大堂。以儆傲慢。判曰：

判得隸卒愚頑。婚姻潛越。事該差等同廁隸胥。宜知法度。一則州轅執役。一則縣衙當差。因畢向平之願。遂聯秦晉之姻。好事宜諧。盛儀安用。乃借兩人之花燭。侈陳夾道之旌麾。肆志鋪張。妄排儀仗。以胥台之卑賤。效仕官之威嚴。招搖過市。罔恤道路。譏評編闈。官衙任意。公門出入。既忘在公。奉公自應。當罰必罰。科以不應之罪。諒無解免之辭。笞杖加身。敲同蝶板。荷枷示衆。繫出蜂衙。只因狂逞一時癡。

心。妄。爲。遂。致。法。嘗。三。尺。無。力。求。情。遇。江。鸞。而。逢。白。虎。問。新。郎。於。意。云。何。因。抵。牘。而。累。犁。牛。懲。蠹。胥。當。如。是。也。給。以。肉。鼓。吹。兩。部。餘。音。猶。合。盃。之。笙。簫。賞。以。獨。桌。席。雙。台。雅。敘。作。會。親。之。筵。宴。實。葛。籐。之。自。縛。詎。桁。楊。之。無。情。公。庭。上。戶。對。門。當。莫。道。齊。妹。非。偶。親。家。翁。求。榮。反。辱。正。同。楚。子。對。囚。凡。茲。略。示。薄。懲。務。各。速。知。悛。改。此。判。是。判。以。滑。稽。之。筆。作。衡。情。之。判。所。以。正。風。俗。勵。人。心。者。實。大。者。也。

洗白沉冤之妙判

柳某之女慧珍。許字富豪王雄才之子。旣而王嫌柳貧。欲退婚而無所藉口。適慧珍爲某庵鈔金剛經一部。乃摹其筆迹而爲淫詞數紙。迫令王某退婚。王無以對。遂怒其女。迫令死。慧珍有口難分。遂自經。貞魂含冤。飄泊無定。竟藉朱浩所蓄猴以訴冤。浩弟溶及母陳氏聞之。皆大驚。浩私念距柳居不遠。住探之。果得其實。雖死僅兩日而已安葬。浩乃商于母及弟。謂古有還魂之事。何不令女於夜間同往發基。復商于女魂。女須母同往則允。否則抵死不從。母乃偕之同往。旣發基破其棺。見女屍面色如生。女魂撲之。浩復用鋤猴腦。猴死而女蘇矣。

女乃拜謝救命之恩。浩欲送歸。女泣曰。父已不以吾爲子。若往則徒受苦耳。願得一席地。長齋繡佛。以懺悔已罪。母惻然。因亦不迫。女回首見猴。撫之而哭曰。此亦吾之神舍也。無此則沉寃終不白矣。遂懇浩以己之被覆而入於棺。復葬如故。四人行於月夜之中。緩步回家。母商於女曰。此間離尊府不遠。恐招物議。老身有女三娘。嫁鄰縣陸氏子。已孀矣。惟一傭婦爲伴。可至伊家暫住。當竭力以圖令骨肉團聚也。女首肯。且曰。兒非坐食無能者。亦可以針刺度日也。遂同往。三娘憐女甚。稱爲姊妹。陳氏往來瞻視。欲爲次男溶求婚。而難於啓齒。託三娘致意。女正色曰。兒抱不白之寃。抑抑以死。蒙朱母再生之恩。雖粉骨碎身。不足以報。若從其議。何異淫奔。不愈穢人聽聞耶。遂持翦剪髮。急奪之。已去其半。於是求婚之議始息。而女乃持經自懺也。先是有何三者。傭於王雄才家。其妻包氏。則常往來柳家。慧珍死後。包氏亦死。何三乃大賭。屢賭屢負。計無所出。憶柳女死時。妻云。衣衾手飾頗不薄。遂乘夜發墓。及破棺。惟見紅綾被覆一死猴。異議曰。是女固未死。何不告於主人。言妻所目見。則柳姓將無從置辯義矣。遂將

被取出。往典質錢。典主曰。被有血迹。恐來歷不明。何三曰。此主人物。以貓竊物。匿被上。擊殺之。血漬污被。嫌其汙穢。而賞我。今因乏錢。暫質耳。時柳子在旁。認爲其姊葬物。歸言於父。適王雄才以詐死匿女。控柳于官。柳亦還控何三掘墓偷屍。庭詢時。王護其傭。言是被確爲余所賞。且爲某成衣所製。兩不相下。遂開棺檢驗。則棺中但一猴而已。猴頭已破。血凝發臭。復驗被上之血。則確爲猴血。欲定王雄才教唆僕人何三發塚移屍之罪。而訪知是猴爲李浩之物。亦宜研詢。遂提李浩。再四研詢。浩不承。案終難決。適稼書按臨是方。見案卷大疑。乃訪李浩有無親戚。知其姊嫁鄰縣。掩捕之。遂得慧珍。一詢而服。於是真相皆明。時已遷延三年矣。雙方所供之成衣匠。均狎斃獄中。遂嚴鞫何三。亦自承掘墓以李母之鍾慧珍。遂斷配李溶。王雄才欺貧造謠。縱僕作惡。重責一千。枷號三月。何三以發塚例問擬案。遂決。乃爲之判曰。

王雄才。豺狼成性。鬼蜮異心。愛富嫌貧。良緣變爲仇敵。積怨成怒。平地起以風波。孽來錦字。數行。竟是混珠魚目。書就淫辭。片紙遂成中冓牆。次依盜跖。作腹心構。

訟三載認賊衾爲己物累斃二人誣佳人以不白之冤害衰老以難言之苦退婚有議豈得再附喬松枷杖立施允宜嚴儆刁惡何三放邪惡棍穿窬兇徒慣習害良欺弱之心生成覆雨翻雲之手入賭場而全軍盡沒盜胆頓生破狸首而一被僅存疑心旋起謬謂內人親覩死者無可推求因而惡霸藉詞生者何從置辯開棺無物姑不科以見屍之條刼墓有憑再難寬以發塚之罪柳某治家嚴肅行己端方惟短於精明遂隣於粗率漫信子虛之紙指爲女德之愆按無辜殺兒孫罪無可貸幸貞魂還弱女法外從寬李浩愛才心切憐玉情長久聞女爲閨秀之尤何期猴爲芳魂所藉雖聽聞之可駭實拯救之維殷旣稟慈幃復謀幼弟懼其長暮鑿破孤墳以殺爲生竟爾魂返故宅舍猴得女儼然仙下瑤台大有道於佳人洵堪傳爲美事慧珍書追衛管禪悟塵欲種善根寫就連篇貝葉頓成禍水描來依樣葫蘆恨滿胸中冤沉海底惟一靈之不昧假異類以棲魂幸四大之猶存藉人謀而起死入坎出坎居然紫玉重生前身後身何待金環作證梵唄頓忘漏永女學士竟是優婆夷刺工遑計畫長薛針神僧留玉壺血一握鬢雲尙在素志

堪嘉三年茹苦無辭。冰心難得。李溶年華正妙。才學素優。既是規行矩步。曰儒定爲金馬玉堂之客。山公化去。忽然附脈之幽魂。女兒歸來。胡棲毳毳之素魄。天緣所在。人事適符。當年月老書中。峽山寺前。注定此曰姻緣薄。上渭南路側。修來宜結絲蘿。永偕伉儷。此判。

是判將各人之事羅列其中。然後加以評語。是真洞燭見微之文也。論情論理。允稱公平正直。

逼婿退婚之判妙

秀才陸任之。固名下士。倜儻不拘。性既風流。常與名妓寶玉狎。喪家產。聘妻朱愛珍。係邑富紳朱德盒之女。紳聞其行。隱思退婚。一日竟以巨資餌出。迫其毀約。陸不得已。書退婚據與之。遂訴于公。公素重陸。乃判女歸陸。並懲朱紳。其判曰。

審得朱德盒之女。既字陸任之。爲妻六禮既具。三生已定。金鏹可朽。婚姻不可廢也。陸既眷妓狂嫖。何不贅之東床。以收其放心。而乃勒逼休書。遣女另嫁。壞法亂

紀令中國人倫行同夷狄。耶合應杖懲以正綱常。此判

是判不責陸之嫖妓而責朱之退婚。褊護士人之意。露於言外。陸何幸而遇此公。以致夫妻團聚耶。

搶親成婚之妙判

秀才王佐才。幼聘同里宗聿成之女翠寶爲妻。年長後。宗以游幕致富。嫌王貧。思悔約也。然王幼年入庠。才名噪一時。而又無詞以拒絕。因設計難之。厚索重聘。須十金十珠。聘錢一萬。始可下嫁。王難之。不得已爲搶親之舉。宗大怒。投訴於公。請爲澈究。並藉此請求悔約。公久耳王佐才名。又灼知宗聿成嫌貧悔約。審問一過後。卽下筆判曰。

男大當婚。女大須嫁。此本父母之責。而亦向平之願。王佐才綺年玉貌。文名藉甚。雖祇衿一青。寒氈不暖。然必非久於貧乏者。宗聿成文壇宿將。蓮幕嘉賓。有女盈盈。得婿佼佼。郎才女貌。門當戶對。正宜及時嫁娶。成厥好事。乃宗聿成拘泥習俗。侈索聘金十金十珠之不已。又須聘錢一萬方行下嫁。竟有如是之難者。王佐才

一介寒儒。舌耕餬口。縱文才滿腹。而阿堵不名。承筐無實。愧六禮之行遲。君子好逑。恨五兩之幣乏。揆不孝有三之義。未敢介特。終身冒士也。無行之譏。竟爾從權。搶娶。按律搶刼未婚妻成親者。杖四十。得抵贖。本縣觀王佐才溫文爾雅。難禁棒抽。澈骨清寒。又無裘馬杖責。既有未安。勒贖亦有不忍。况婚姻早定。何故過索。禮銀媒妁具存。何故遲延。不答王佐才固難辭咎。宗聿成亦應自尤。本縣憐才有志。調燮是責。着王佐才當堂向宗聿成負荆服禮。從寬完案。從此夫婦好合相敬。若賓翁壻如初。冰清玉潤。本縣有厚望焉。此判。

〔評〕此判極體卹人情之至。並使雙方均過意得去。不至難堪。蓋處理父子夫婦翁壻間訟事。宜若是委曲求全。倘徒逞一時之快。而逕行直情以判之。爽則爽矣。其如生後患何。譬如陸公審判是案。本未嘗不可直揭宗聿成之心。而責其嫌貧悔盟。然如此亦何加於事。反使之難堪。不易轉圜。曷若隱約其詞。而使之自愧。反易於收拾哉。庸庸者何足以知此。

弑叔自首之妙判

靈壽縣有謝申伯者。生員也。其妻姜氏。美而賢。申伯有叔。名威如。素本拘謹。年亦在不惑外。一日赴申伯家。時已醉矣。忽向姜氏調戲。且欲強姦之。姜氏大恐。奪門而出。時申伯適回家。相遇於門。威如酒興正濃。又慾火大熾。急不暇擇。見姜氏出門。知必赴鄰家乞援。且羞且怒。竟拾織機下作刀。追出。思殺之以滅口。不謂適遇申伯。於是又懼又羞。舍刀逃竄。申伯見妻奔出。時問以何爲。姜氏氣促聲顫。不及細說。僅以手指後。曰強姦強姦。方進門而申伯適出。卽棄之而逃。又未及見面影。且萬不疑卽爲其叔威如。因拾刀狂追。至一深林中。殺之。及威如被刀倒地。申伯始知卽其叔也。大駭。因思弑叔爲逆倫重案。一報告身首不能保。不如諱之。猶幸一路來時。無人撞見。當可隱匿。卽悄悄回家。與其妻言。妻又驚又駭。不知所出。但事已至此。祇可聽之。次日爲地保瞥見。報告申伯。蓋威如無子。卽以申伯爲子也。申伯故作驚訝之色。同赴縣署。時尙在陸公赴任之前五年也。官檢驗畢。卽出票緝凶。然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眞凶謝申伯。反居原告地位。時向官廳催促。而官以申伯當時旣哭泣盡哀。而平日叔姪間又極和。

睦從無間言。故絕不疑有他故。反時時安慰之。如是者五年。易官四次。卒未破獲。陸公奉檄赴任後。翻閱舊案。至此喟然曰。一命案而延至五年。人民尙得安枕乎。吾必爲破之。因出票傳謝申伯至。蓋將一詢始末。用備緝凶也。時陸公在嘉定時之聲名。已傳徧天下。未至靈壽時。靈壽人民。卽歡呼稱慶。父詔其子。兄勉其弟。囑從今後勿欺勿詐。以貽陸公憂。故申伯聞公至。卽與妻商議。擬自行投案。正躊躇。而陸公已傳呼矣。申伯慨然曰。小人有罪。何敢累長官。卽隨差到堂。不待陸公問。滔滔汨汨。自行出首。將如何起衅。如何殺死。如何隱匿。如何報告。一一陳述。不諱。陸公聞之。慨然曰。弑叔者。罪至死。况又有承嗣之名分乎。然殺汝。吾亦何忍。因設法爲之開脫。杖五十。徒十年。申伯甚感激。叩首無數。得陸公據以詳臬憲。亦無間言。卒如其初判焉。其文如下。

審得謝威如被殺一案。據姪申伯供稱。因威如醉後強姦其妻。持刀威嚇。及門望見申伯。旣慚且懼。卽棄刀逃竄。申伯未及細視爲何人。且亦萬不疑爲威如。因拾刀追逐。至林中殺之。倒地地方知爲叔。悔恨莫及。用敢自首。請爲究辦等語。本縣查

律載殺期功服尊親者。斬立決。誤殺者減一等。又律載自首者。以本罪減一等。又康熙六年山西巡撫奏准。太原府農民曹素工持刀守夜。有賊掘穴而入。曹素功殺之。及檢視。乃爲伯父事出無心。情有可原。照旨律減三等。定爲絞監候。又康熙十二年。浙閩撫督奏准。福建莆田縣生員程有功。與父程慈生夜半相撞。疑爲竊賊。殺之。罪按本律減二等。定爲絞立決。今查本案謝申伯之弑叔謝威如。其情實與康熙六年及十三年奏准兩案相等。應遵照前例。以本律減處三等。定爲絞監候。再按自首律減一等。應爲杖一百。流五千里。但律奸殺門內。又載本夫殺死姦夫者。杖五十。徒十年。其刀如姦夫所有者。減一等。強姦者再減一等。是凡因持刀強姦而被本夫奪刀還殺者。按律不過杖二十。本案謝威如持刀強姦姪媳姜氏。被本夫中伯撞見。奪刀將威如殺死。當與律載相合。但威如與申伯既有叔姪之分。又爲強姦未成。似不能與普通人奸殺案相比擬。應加重懲治。照自首誤殺期功服尊親律。再減一等。應杖五十。徒十年。庶兩得其平。不至之失入失出之虞。死者無所寃生者不必怨。而於名分上風化上倫常上均無所恨。除詳報臬憲請示。

遵行外此判。

〔評〕陸公爲有清一代理學家。素以不欺暗室自命。此判何竟犯此不欺之條耶。申伯與威如名雖叔姪。而實際則爲承繼之父子也。言叔姪而不言父子。何耶。自首須在官吏未發覺時爲之。遲至五年後而始招認。尙得謂之自首耶。然則前之頻頻投稟。請爲緝凶者。又爲何耶。雖然。陸公賢吏也。欲開脫謝申伯於死。勢不能不於事實上避重就輕。而避重就輕之法。舍此莫屬。此所以不得不稍顛倒事實。以救謝申伯一死也。君子有經有權。不欺暗室。經也。避重就輕以救人一命。權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陸公可與權者也。吾人觀乎此判。當知陸公之爲陸公。正自有在。非如沾沾一得者之拘泥不化。以誤人而自誤也。避重就輕。庸何傷。嗚呼。賢吏往矣。二百年來。至今人猶稱道不衰。國體雖更。景仰莫已。有以哉。

寡婦搶米之妙批

嘉定鄉民均種稻。有馬佳貽者。其弟佳祥早卒。遺一妻。守節不嫁。但貧無依靠。

雖恃十指不足過活。時向佳貽告貸。佳貽有田五畝。田中收入亦僅足維持一家生命。因拒絕也。妯娌間且多煩言。是歲年豐。田中收穫甚佳。佳祥妻又往貸焉。佳貽不允。其妻韓氏且破口大罵。佳祥妻力甚巨。因將場上糴米兩石。負之而走。佳貽怒。控於縣。陸公審問一過。卽下筆判曰。

審得顧佳貽與弟媳顧楊氏爭奪糴米一案。兩造各有不是。顧楊氏青年喪夫。矢志守節。孤幃淒燈。斷耳截髮。在楊氏固得中正剛健之氣。卽顧氏亦得光大門楣之慶。後日女史流傳。彤管褒揚。豈僅楊氏之光。爾顧姓亦與有榮也。爲之伯者。宜如何憫其志。憐其遇。恤寡救孤。行道者有爲之。况在至親。乃坐視不救。一任楊氏顛連無告。朝不保暮。不得已至爾處借貸升斗。以活旦夕。又毅然拒絕。爾妻韓氏且妄以惡聲相加。如此行爲。不特不仁不義。抑且不孝不忠。節婦者一家之蔭。祖父尙重視之。而爾乃催殘之欺凌之。是謂不孝。爾祖父而有靈者。爾難逃家法之朴責也。又聖朝治國。首重倫彝。孝子節婦。特予欽敬。須知柏舟矢志。人所難能。爾乃中傷之。辱詈之。時謂不忠。本縣代國家宣化。代聖朝明刑。爾如此妄行。亦難逃。

三尺也。顧楊氏夫死不嫁。截髮守節。含辛茹苦。神鬼與欽。自應予以尊崇。以彰微勸。然借錢不遂。理宜好言婉商。何得恃強搶奪。糴米兩石。負之即走。在爾伯雖坐視不救。近於不仁。而爾妄行搶奪。亦干法紀。况爾伯亦田僅五畝。每年收入不足供仰事俯蓄之資。爾爲之弟媳。正應體諒其苦。况何可恃強佔霸。予取予求。不應則繼之以搶。三尺具在本縣。亦不能獨爲寬恕也。雖然王道不外人情。與情有難能者。法亦必予以可原。顧佳貽之不恤弟媳。其雖不可恕。而一揆其情。亦正之難能之處。所謂救死不贖。何暇禮義。而顧楊氏之搶米。情亦類是。故以律言。則顧佳貽顧楊氏均應杖責。而以情言。則顧佳貽顧楊氏均可憐憫。本縣哀其無知。恕其愚妄。應從寬各免予斥責。唯是顧楊氏無夫無子。貧無依靠。苟不早爲設法。使之凍餒。則其情更可憫。應着送本邑清節堂收養。從此米鹽有着。門戶安橫。不特餬口有資。抑且令名可保。並着顧佳貽每年致送錢三千六百文。交顧楊氏使用。不得有誤。所搶糴米兩石。除業已食用外。一律給還。本縣彰善有心。敦化是職。恤貧振寡。正是專責。况在賢節。更應褒崇。古人云。凡見至禮於其親者。事之如孝子之

養父母也。本縣雖無德，敢不勉此。此判。

〔評〕此判在當時固傳誦一時。數百年來無敢或議者也。卽編者亦欽之敬之。蓋如是一方可保全顧楊氏名節。一方又可使顧楊氏不至凍餒。每年致送三千二百文。在顧佳貽亦可努力遵服。不至竭蹶。誠一舉而數善備也。上半段分析兩人情節。謂均有不是。亦極斟酌。並不如此不足以淳風化。使天下之爲人伯叔者。應知家有節婦。正家之肥。應尊之敬之。使之身有所養。心有所安。凡無禮於其節婦者。應受不仁不義不忠不孝之惡名。如是則節婦可不致以無子無產而不得安其室矣。又使天下之爲節婦者。應知守節自一事。橫行又一事。守節固天人共欽。橫行亦神鬼不宥。不得自恃爲節婦之故而無所不爲。強搶奪。貪得無藝。如是則人自各安業。可不以節婦之政而無端損失其權利矣。故曰極費斟酌也。妙在將兩人斥責一翻後。結束又各予斥責。顧楊氏固以節婦而免責。顧佳貽亦以貧困而免杖。使貽人情更無微不至。誠有清一代第一循吏也。雖然。此在陸公時爲然。使在今日。則又易

一翻情態矣。節婦固可敬。然不節亦無可恥。法律權利。一應平等。決不能以守節之故。而有所特異。使以個人爲本位者。父母子女。尙可各不相問。况乎弟媳。伯氏更無必養之理。養者其道德。不養者亦無罪惡。若必以伯氏不養弟媳爲咎。予以杖責。在法律上過不去。卽人情上亦過不去也。倘再進一層而言之。吾國之壞。卽壞者生衆食寡。八口之家。生利者一。而分利者七。於是地有餘利。人有餘力。而此風實自以家族爲本位啓之。使以個人爲本位者。則人人盡其力以謀生。父不依子。兄不依弟。各奮其志。各展其才。何至如此。吾國俗諺曰。富不過三代。卽此不良之家族制度害之也。陸公此判。在家族制度時代。誠精當絕倫。莫與比擬。卽懸諸國門。傳諸萬禩。亦無慚色。使非然者。則一文不值矣。且亂法敗紀。莫此爲甚。孟子曰。讀其書。論其書。定判文之美惡。應先論其世也。

寵妾棄妻之妙判

孫文成娶妾秦氏。後棄家不顧。其妻尤氏。屢往妾處爭吵。不得直。憤而投稟。請

求給分家產以保餘年。陸公准之。審問一堂後。陸公向文成及一妻一妾。再四開導。一再曉諭。自午至酉。幾至淚垂聲下。文成等大感悟。叩首請息爭。陸公大喜。卽判令和合如初。此判亦傳誦一時。其文如下。

妻者齊也。一與之齊。則終身不改者也。苟不犯七出之條。不得擅自休棄。卽或犯有小過。而曾爲舅姑服喪。及母族無人者。亦應待之如禮。此律例所明載。亦經傳所訓示。本案孫文成妻尤氏。雖性情未能和順。或少柔道。而行止未嘗有不檢。不能以是而棄之如遺。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人情王道。兩無所可。此本縣所以特准孫尤氏之稟狀。飭提審問也。了三方對質。衆疑融解。在孫文成不應依戀寵妾之故。蔑視伉儷之情。不特棄之不顧。且極之於其所往。俾棲身無所。餬口爲艱。妻尤氏亦應抱無違夫子之義。懷螽斯衍慶之心。不侈妒下。旁求側室。何得曉曉抗爭。屢屢吵鬧。如此蠻橫悍潑。其不見容也亦宜。妾秦氏抱衾與裯。應自安分。登堂展拜。須知大婦之尊嚴。私室識薄。更凜小星之卑下。乃情寵而驕。妄行不法。辱詈大婦。毆打嫡子。如此橫悍。亦應重懲。本縣爲調和室家計。爲敦勵風俗計。淚垂

聲下明知此案一杖卽了一判卽結然不使心悅誠服各方悔悟則今日甫了而明日糾葛又生今日書結明日風波又起庶必至別釀事端此本縣又所以不憚煩勞萬端申說者也所幸各方悔感涕泣陳請從此夫從婦順宜爾室家庶卑嫡尊正爾名分舉案有相莊之雅後房無掩袖之譖用誦膠木之章以代笞杖之責此判。

〔評〕此判亦極體貼人情之至。吾嘗謂自三代以至清季爲一大時代。自民國以至今日又爲一大時代。上一時代雖時有因革損益而大致不外本男尊女卑君尊臣卑之旨。所謂辨上下定民老實爲治國者之第一大爭。男子可出妻而女子不可退婚。男子可寵妾而女子不可逾閑。卽女子之中亦分別妻妾。妻尊妾卑。界限秩然。妻可以毆妾而妾不可以毆妻。凡此種種。自三代奉漢晉以至唐宋元明清。其歷四千餘年。無不如是。故陸公治斯獄。斤斤以名分爲言。妾最低。有罪而無善。妻次之。因當之妻齊之義。相敬如賓之說。故不至爲妾之一筆抹煞。然輕夫不避矣。故判案亦分別輕重。對夫對妻對妾。

各偏異其詞。又在昔官吏。凡遇夫妻爭執。十之九斷合不離。卽其夫窮凶極惡。枉酷無比者。亦必勸妻忍死相從。不得遽萌異志。此種斷案。在今日視之。實亦荒謬絕倫。太無人道。然在當時。則固視爲天德地義而不可易者也。蓋旣男尊女卑。自不得不有此結果。所謂喪正影直。自然之理也。所以今日民國時代之眼光。評斷陸公判案。十之九必不慊意。且使今之司法官而重行審斷。或使陸公而生在今日。爲民國之司法官。十之九亦必撤銷原判。蓋時代不同。法律政教自異。不能請古人以從我。亦不能必今人以反古也。且此亦不獨一陸公判案爲然。若于成龍。若張船山。亦何一不然。請讀者先論其世可也。

驅逐嗣子之妙判

張肯惠老而無子。喪妻後立族姪小惠爲子。小惠年輕。見同居倪姓有婢名桂珠者。體態輕盈。窈窕出衆。卽誘惑之。發生曖昧情事。被肯惠得悉。大怒。立將小惠杖責。並稟請求驅逐。陸公。理學家也。亦深惡少年佻闖。遂一律照准。判將

小惠廢繼由肯惠另行選擇。桂珠掌頰六百。發交官媒價賣。或由母家出贖資。回。永不准再入張氏之門。其文如左。

審得張肯惠稟請驅逐嗣子孫小惠一案。據供勾姦婢女桂珠不諱。桂珠亦供稱。上月三十日晚上。一人在房中洗脚。由少爺闖入。手出元寶一枚。誘引婢子。並允許收房作妾。遂被姦污事情。查肯惠文壇宿將。一鄉師儒。本疾惡如仇之心。凜好色戕身之戒。且有淫僻。避之若晚。不意失於管教。疎於防閑。後嗣子小惠有勾結同居倪姓婢女桂珠之事。年少之時。血氣未定。在肯惠固乏義方之教。致有此嫖邪之事。而小惠蔑棄家教。違背庭訓。不能束手自愛。正屬咎無可辭。宜老人聞而大怒。杖責之不已。又請本縣爲之驅逐也。按律嗣子不得於所後之親。准所後之親廢繼改立。故卽小惠並無過惡。肯惠既認爲不孝。不能順親心。養親老。亦不妨廢之而改立。况更有玷辱儒行之事。萬惡淫爲首。破人名節。敗人貞操。似此衣冠禽獸。正堪痛恨。肯惠謂如不能亢言。洵知子莫若父之言。應准予驅逐。由肯惠另擇族中昭穆相當者承嗣。小惠不得過問。又律載污人婢女者。杖四十。小惠姦辱

桂珠不特自玷家聲。抑亦敗人終身。應按律以杖責。姑念在家時。已由肯惠痛笞無數。聊代官懲。暫免責罰。淫婢桂珠。身分雖卑。貞節則一。何至惑於甘言。歆於重利。竟不有其躬。而失身於鄰家之子。汝今年亦已十九。非童騃無知者比。如此淫賤。亦應杖責。着掌頰六百。以示懲儆。並當交官媒價賣。如母家能備資贖出。亦聽自便。以免離散骨肉。但不准復至張家。致生別故。此判。

〔評〕吾閱此不哀小惠。而憐桂珠。丈夫何地不能立足。而必欲爲人後。廢繼另立。在深具依賴性之庸奴。或所深懼。而在能自立者。則不懼也。且從此可還我本來。不至謂他人父。謂他人母。若桂珠則冤矣。生而爲女子。不幸矣。不生於富貴之家。爲閨閣之千金。而生於華門圭竇之中。致爲人婢。其不幸更甚。乃又遭逢此同居之張小惠。重利以歆之。甘言以誘之。試問一婢女耳。一旦有人許以爲富室之妾。並立時與以重利。其能不怦怦心動。而入其彀者。蓋亦鮮矣。吾人方憐其志。哀其遇。撮成其姻緣。結成其好事。一以使有情人。都戎眷屬。一以使可哀可憐之婦女。不致飄零墮落。方是民之父母。乃束於禮

教拘於律例爲焚琴煮鶴之舉。肆斫樹砍花之技。掌煩六百。發媒價賣。是成何心。而至於此。吾不能不爲陸嫁書惜也。吾昔閱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謂宋以前之聖賢。處事必本人情。而於男女之間。不甚苛求。宋以後則專講道學。於是拘泥不化。曉事者少。而誤事者多。道學日講。人情日遠。而誤事亦日多。嗚呼。嫁書先生。篤守程朱者也。宜判此案如是。使在袁子才張船山樊樊山等。則必不爾爾也。嗚呼。理學日興。女界遭厄。一千年來。滔滔皆是。吾又何暇獨爲一桂珠哀哉。

爭奪墳墓之妙判

靈壽縣有汪舒兩姓者。爭奪一墓。其墓在深山中。須裹糧襆被以入。其地縱橫不及半分。不能耕。其有墳墓二。汪姓謂爲第十一代先祖墓地。舒姓謂係十五代先祖墓地。爭執不已。問其證。則除家譜所載外。別無他物。蓋是墳尙在前明中葉。而兩姓爭執。亦自前明嘉清十三年起。至今未已也。歷官數十。終不能決。物不能充公。又不能平分。至陸公赴任。兩姓又投稟執爭。審問一過後。陸公親

往該地視察。細驗之下。毫無端倪。因曰。此非爭地也。乃爭祭耳。孝道也。吾不可以負之。因判此地永作汪舒兩姓墓地。准兩家各自祭掃。其文極反覆詳明。傳誦一時。錄之如左。

審得汪舒兩姓爭執墓地一案。自前明萬歷起。以至今日。無歲不祭。無祭不爭。無爭不鬥。無鬥不訟。案牘如山。理不勝理。本縣到任伊始。兩姓又以是稟告。請求核斷。本縣審理之下。再親往勘驗。其地不過半畝。而在深山之中。入者須裹糧襍被。是兩姓所存。純如保存祖宗骨肉起見。並非有利其財。故名爲爭地。實卽爭祭。纏訟兩代。猶不獲已。噫。過矣。本縣今爲爾兩姓解。爾兩姓平心靜氣。一聽之。祖宗之骨肉子孫。例宜保全。此本人子。慎終追遠之意。但使祖宗安息於此。並不侵擾。不過於本姓子弟。而外另有一姓也。誤認爲自己之祖墓。而來祭掃。雖其不洽於理。必欲從而正之。然於吾無害也。吾祖宗而願享受也。受之可也。吾祖宗而不願享受也。吐之可也。於吾無害也。何必爭。更何必訟。本縣再設一譬喻於此。譬如本縣奉命來令靈壽。固靈壽縣之長官也。然有非靈壽縣人民。而來呼吾爲父台者。雖

不中於理。而於吾固無傷也。爾兩姓何必爲之戚戚。本縣今爲爾斷。將此爭執之地。永作汪舒兩姓公有。在汪姓不妨認爲汪墓。在舒姓亦不妨認爲舒墓。各自祭掃。毋相爭奪。須知爾汪姓之祖父。卽誤受舒姓祭掃。爾汪姓亦無害。反是者於舒姓亦無損。何必爭鬪。身體膚髮受之。父母奈何。常相爭鬥。以貽祖父憂。爾兩姓篤厚孝道者。何於此獨未計及乎。其各平心反思。釋爾爭。解爾怨。毋相侵奪。各自安分。本縣一番苦心。諄諄告誡。爾兩姓其永念焉。全案消釋。具結永存。此判。

〔評〕此案判得甚勉強。然舍此實無他法。所謂無法中之法也。中段甚精警。甚適關頭。頭是道。一絲不苟。宜兩姓亦爲頰首具結也。蓋名吏判案。有出於法律以外者。此類是也。

圖悔婚姻之妙判

靈壽黃炳秋幼配同里錢元慶之女爲室。婚娶有日矣。忽傳錢女有惡疾。黃惑焉。臨時翻悔。雙方爭執不決。訟於官。陸審問一過。悉錢女並無惡疾。以告者過。因痛責黃誤信人言。圖悔婚姻。判卽日成禮。並以自坐肩輿送女歸黃。其文如

左

審得黃炳秋圖悔婚姻一案。係由黃誤信人言。以致錢女去歲曾患天痘。一月未能出臥室。僕婦謠傳。謂有惡疾。黃炳秋一聞是言。不加詳察。遽懷悔婚之思。媒妁一再剖辨。錢姓百端解釋。卒不之信。今本縣當堂提質。對簿公庭。乃眉清目秀。絕無病容。而又凝重端莊。宛然大家閨秀。引入後堂。令官媒檢驗。亦呈報並無隱疾。是錢女之無惡疾。一證諸媒妁之證言。再證諸錢元慶供詞。三證諸官媒報告。均已大白。黃炳秋所齟齬過慮者。均可渙然冰釋。母信人之言。人其誑汝。不聽媒妁之正言。而唯婦女豎子之謠譏。是從不特不智。抑亦不明。本應重責。姑念事出防患。從寬免究。今既嫌疑消釋。着克日成禮結婚。本縣卽備綠輿送錢女歸黃。無須聘禮。無須匿贈。從此夫婦和合。宜爾室家。不得仍存前隙。再起齟齬。本縣爲民父母。有整風飭紀之責。譬如家人子媳不和。爲翁姑者。萬不能抱不癡不聾之說。而以不見不聞處之。卽爾等爲汝父母計者。亦應本古人樂爾妻孥之說。以順父母之心。本縣諄諄告誡。言盡於斯。爾主婦雍雍。緝和適從。此起送爾成禮。聽吾忠言。

此判。

〔評〕此判樸實無華。絕無纖佻之句。一望而知爲崇信理學者。使袁子才樊樊山而處此。則滿紙風雲月露矣。末段似出題外。想黃炳秋於官媒檢驗後。仍未釋然。有不願娶回。或故意延宕之處。因判令卽日成婚。以綠輿送女歸黃。爲民父母數語。更有無限深意。否則鄰於畫蛇添足。陸公必不爾爾也。雖然。此在前清時代耳。若在今日。則已不成問題矣。黃錢婚嫁以後。情況何若。無人得知。使果美滿者。陸公尙不失爲恩勤之父母。否則其過大矣。然觀其判詞末後數語。恐黃炳秋滿情不謙之心。未必能以陸公之一片忠言。而卽翻然悔悟也。舊禮教之不適於人情。於此更可顯然。

拐賣小兒之妙判

陸公在嘉定任時。一日有差役報告。在西門外捉獲拐婦兩名。拐帶小兒八名。五女三男。將運往台灣。價賣牟利。公大怒。卽審問。據供拐賣不諱。公立判將二拐婦各杖一百。徒十五年。所拐小兒。按籍送回。有三名爲鄰縣者。移送鄰縣。

轉交家族判詞甚精鍊。其文曰

審得拐婦徐王氏董王氏兩口。據供丈夫死後。無可依靠。專以拐賣小兒爲業。此八名小兒。一每在東鄉汪家巷拐得者。其三在童家宅基拐得者。一卽在城內無前街拐得者。又有三名口。係在鄰境拐帶者。今擬運往台灣。賣與鴨匪。不意路過王莊。被長役瞥見。上前盤問。遂致破獲。今拘到案。唯求施恩寬宥等語。餘人供詞相同。審諸小兒所言。亦與該拐婦所供無殊。又審據兩拐婦供稱。其人本台灣人。來往長江一帶。操各地方言甚熟。並無室家。亦無羽黨。所到之處。或冒稱難民。借宿人家宇下。或假稱失路。暫投廟宇歇息。故並無熟人。又據供前在四川湖南一帶。江南此尙第一次。在本省內。除此案外。實從未犯案各等語。一再駁詰。矢口不移。核其情節。亦頗相符。着按律各杖一百。徒十五年。並著各圖地保。隨時留意。以防該拐婦羽黨散布各處。誘拐小兒。差役陳貴隨地留心。破獲拐案。情實可嘉。應賞錢十千。以資激勸。被拐小兒八名口。本邑籍五名口。着差役按照拐婦所供各也。址。妥交該家屬收領。并具殷實鋪保。以防假冒。其外青浦縣籍二名口。上海縣

籍一名。卽分別備文移送至青浦上海兩縣公署。轉交該家屬具領完案。此判
〔評〕此判約四百字。全係敘事。並無議論。判牘中之罕見者。然不如是易遭人
駁擊。蓋此案僅據差役報告。並無稟狀。亦無辯訴。八名口小兒從何處拐來。
此兩拐婦曾否犯有舊案。在附近有無羽黨。有無家屬。均須一一審明。始可
下斷。故陸公於判斷杖一百徒十五年前。先將緊要供詞錄出。以見行律並
無錯誤。而家族無人。羽黨在閱。舊案在川。在本省更無其他牽涉。一杖一禁
而外。卽別無問題。至着役緝查。賞飭差役。送還被拐小兒。則爲事後餘文。更
可平鋪直敘。不煩多言矣。

誣控嫖味之妙判

有金大同者。兄弟二人。弟大福。娶妻一歲而卒。生遺腹子一。大同貧而大福富。
思奪其產。因設計陷其弟媳。弟媳爲同里馮氏女。素知大體。夫故後。卽長齋禮
佛。不出房門一步。大同無奈何。因賄其僕施全。夜半入其臥室。攢伏馮氏床
下。一面由金大同率領多人敲門入內。不問情由。卽將施及馮氏擄縛。捆送縣

署上堂後施全全一口承認。並歷述與馮氏來往姦狀。馮氏不認。矢天誓日。以死相明。公疑也。判將三方一體拘押。然後密派人傳雙方親族問話。均供馮氏貞節不信。大同無賴難保。公觀馮氏形態。亦極誠摯。不似有不節情形。次日提審。將施全全一再駁詰。果吐實焉。公大怒。以金大同誣控曖昧。破人名節。着重杖二百。流二千里。施全全杖一百。徒二年。判詞甚嚴正。其文如左。

審得金大同控弟媳金馮氏與僕施全全發生曖昧一案。本縣連審二次。並傳衆證。真相業已大白。完全由金大同妄思奪產所起。金大同本一無賴子弟。死婦寡。苟有人心者。應如何弔死卹生。憫其遇。敬其志。縱該氏自有產業。不必由該民撫養。亦當稍稍顧卹。有不及者。輔助之。有不能者。襄理之。庶足以上對祖父。下對其弟。乃不此之爲。利令智昏。竟敢串同僕人施全全。爲栽贓捉姦之舉。一則夜半三更。從牆隙而入。牖一則舉衆持械。敲臥室以搜房。如此目無法紀。破人名節。按諸律載。罪不容死。國朝以節孝治天下。凡遇孝子節婦。無不欽敬。該氏自喪夫以來。業已一稔。長齋禮佛。茹素誦經。言笑不苟。柏舟矢志。正所謂冰霜其心。古井不波。

金家之榮。全邑之光。卽本縣亦當另恨相看。以誌景仰。乃該民利欲薰心。妄誣曖昧。貪一時之產業。壞全族之光榮。不孝至此。罪通於天。本應立斃杖下。以昭炯戒。姑念涕泣哀求。按律處斷。律載誣人曖昧者。杖八十。徒一年。因以圖利而起意者。杖二百。流二千里。金大同勾買施全。誣陷弟媳金馮氏。妄控曖昧。思攫財產。實與本律所定相符。應杖二百。流二千里。以懲姦慝。而儆刁惡。施全貪利妄行。按律受人賄賂加功者。各照本律減一等。施全所爲。應照金大同所處。減一等。杖一百。徒二年。金馮氏遭此大難。險被冤誣。今旣剖析。真情大白。自應釋放回家。從此益自修省。勿有妄作。終始如一。光大門楣。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與屋漏之稍虧。必神鬼所不宥。本縣敦化是責。除惡是務。善善惡惡。一本至公。對於孝子節婦。固特予以尊崇。而淫賤刁頑。亦必予以重懲。該氏固守身如玉。爲本縣所欽敬者。然木高風摧。堤高水毀。一舉一動。不可不慎。本縣有厚望也。此判。

〔評〕判得極是。下文訓勉金馮氏。勗以全始全終。勿稍變節。更一望而知非名吏不辦。蓋尋常官吏。決不能如此之懇切而有味也。

偽造借票之妙判

龐翼嘉定富豪也。其司帳陸少南。心計工而手腕辣。以龐精明甚。屢思陷之。一日與龐閑談。謂人心不古。往往假冒筆迹。索騙財物。實宜預防。說時。又指實一二事以動龐之聽。最後謂龐翼曰。如東翁不在家。有人持東翁之字條來家取物者。應以何爲憑。龐翼曰。不妨。吾可以簽字爲憑。凡眞爲吾之字條者。於具名下應簽一花押。凡無者必僞。陸見有機可乘。遂忙語龐曰。東翁之計固甚善。但東翁花押甚多。究以何者爲憑。可否示一樣子。以便核對。卽隨手檢一白紙與之。龐亦不疑。簽一花押而去。後亦忘之矣。五年後。忽有人向龐索借款五千金。龐大駭。急視借據。字雖僞而押則眞。益駭然。不知所出。蓋陸少南檢紙請龐簽花押時。已預留此地步。將全紙摺小。於右邊末角上請其簽字。適當借票上應書立借票人某某名字下也。索債者爲季惠如。中爲沈宜男。代筆則馮少南也。龐知上圈套。然已無可如何。涉訟四載。竟不得直。至陸公到任後。始爲之剖折也。馮少南杖五十。流五百里。季惠如沈宜男各杖二十。徒一年。判文曲折有

致詞曰

審得季惠如控龐翼欠款不還一案。時閱四載。訟經三憲。在龐則矢口不認。堅不承有此事。在季則手持龐親筆簽字之票。振振有詞。叩之中沈宜男。代筆馮少南。則又閃爍其詞。本案疊經查勘。再四開導。悉此案全爲索詐。由馮少南一人起意。借票上之花押。確爲龐翼親筆所簽。然並非用以借款者。當九年以前。卽僞造此借票之時。城內外一時冒名騙銀者甚衆。馮少南時在龐翼處任司帳。與龐談及此事。恐亦有騙子乘主人出外之際。妄造信條騙物。或有其他不正當之事。應予先爲防範。以免一時失察。致遭損害。龐因簽一花押與之。凡有筆據。悉以此花押爲憑。在龐翼未存深意。對馮少南泰然不疑。而不料該氏蛇蝎其性。豺狼其心。竟用此妄造借票。勾結季惠如沈宜男。如此不法情事。涉訟四載。猶不吐實。直至本縣一再勾稽誘以巨利。威以三木。始行供認。惡奴欺主。竟至於此。天理何在。人心何存。如此勾人串騙。索詐舊主。應嚴予杖責。以儆貪婪。馮少南着杖五十。流五百里。季惠如沈宜男。或居債主地位。或託中證身分。勾結一致。圖詐良民。雖孽非已。

造均屬罪有應得。應較爲首起意者減一等。著各杖二十。徒一年。龐翼無辜遭禍。家破財亡。情殊可憫。然非一時粗忽。何致有此。用人既有所不知。對友也未能盡善。災雖不測。禍仍自取。今後亡羊補牢。勉之慎之。此判。

〔評〕陸公判牘。另有一種風致。與他人絕不相同者。大率說理貴詳明。反覆開導。苦誠苦訓。使人受判後心悅誠服。誠清代第一循吏也。

驅逐贅壻之妙判

朱雲章無子。以同事何少嵐之子小章入贅爲壻。尙未成婚。卽領入朱家。時小章不過十一歲也。後長大。漸與雲章夫婦忤。未婚妻出爲調解。亦嘗被毆。一日因事與雲章爭吵。並毆傷未婚妻肩部腰部。雲章知此子萬難繼宗。乘此未成婚之際。盍先驅逐。以保家產。始與何姓理論。而何少嵐夫婦已故。兄弟間以財產故。當然反對。蓋小章若歸宗。卽須分去一份家產也。而小章聞此。益咆哮不可嚮邇。雲章不得已。投訴於縣。陸公提訊後。初擬解勸。使翁壻間仍和好如初。不謂小章崛強異常。對雲章竟無卑幼禮。言語中更凶悍異常。陸公知非善類。

合之必不圓滿。因判雲章准解除前議。由小章歸宗。何姓婚姻亦休棄。其文E
審得朱雲章控贅壻何小章忤逆凶悍一案。本縣提訊以後。初擬善言解勸。仍使
團聚。一面婉慰雲章。一面迫令小章服禮陪罪。使翁壻夫婦親好如初。不意小章
凶悍性成。不特對雲章無翁壻禮。卽對本縣勸告亦悍悍以爭。並言如事再行團
聚。定當打死未婚妻以爲快。如是凶悍不法。何能再行團聚。查律載夫婦恩斷義
絕者。得許退婚。此指已成婚者而言。其未成婚之夫婦。則恩義尙未發生。無所謂
斷。更無所絕。無故休棄。雖律所禁。然使以未婚夫而恆無端毆擊未婚妻。徧體鱗
傷。則嫌隙已生。後日卽勉強合恩。從何來。義從何來。與其成婚而後再行休棄。
何如及早退婚。免生後悔。又查小章自十一歲卽入贅朱姓。今已九載。飲之食之。
教之誨之。欲報之德。幾同罔極。乃羽毛甫豐。卽思反噬。不念撫育之德。先換射鸞
之弓。苟有人心。宜豈出此。以此而尙曰有恩有義。其誰信之。按律嗣子不得於所
後之父母者。准由嗣父母廢棄。告官別立。翁岳對贅壻亦如之。小章一詈岳父母。
再毆未婚妻。既合承嗣門之廢棄別立。又合婚姻門之休棄另嫁娶。兩律俱備。未

便姑容。應准朱雲章所請。將九年前入贅何小章爲壻之成議廢棄。准小章歸宗。所有婚姻亦一體休棄。准雙方另行嫁娶。不得再有阻撓等情事。小章毆傷朱女。本應杖責四十。姑念傷勢尙輕。且已悔議。准暫寬懲辦。此判。

〔評〕陸公此判。極精當明白。恰合天理人情。與上節所載判決驅逐嗣子與圖賴婚姻兩案。大不相侔。蓋前兩案徒拘泥禮教。拘泥律例。且雜以宋儒三綱五常之謬說。故全無人情。此則明白曉暢。有天理有人情。其功罪不可同年語矣。援律亦極恰當。

囚犯剃髮之妙判

前清時囚犯除端午日外。不准剃髮。此理由實亦不解。但功令所在。不能違抗。違者應處以違禁律。獄官亦有應得處分。陸未任靈壽縣前一日。有一囚犯名三麻子者。犯竊案。羈入獄中。身藏小刀一把。未及搜出。入獄後無聊。卽乘禁卒不及監視。私行剃髮。爲衆所覺。先報禁卒。再報捕廳。而是時陸公適受任。放告後典史卽以是案進。陸公審問一過。判三麻子以違禁杖二百。徒一年。禁卒疏

於防範。致有此事。杖一百。典史以曾有捕盜功免議。其判文如左。

囚犯不得剃髮。律有明條。囚犯不得私帶刀椎等凶器入獄。又有明文。該犯三麻子因竊案而入獄。又翫法以剃髮。私帶小刀。顯犯王制。按律應予杖二百。徒一年。禁卒王德成。所司何事。竟於囚犯入獄之時。不先爲檢查。被私自帶刀。所幸僅犯剃髮耳。使更大於此。或私鑿鑿。鑄圖謀。越獄。或任意殺人。釀成命案。其咎誰應負之。其平日之顛預糊塗。於此可見。責其有忝職守。亦無可辭。應重杖一百。此判。

〔評〕此文簡潔老當。與陸公平日所作判詞。絕然不同。蓋案情簡單。無須煩言。故三數語即可了也。

湮滅古跡之妙判

靈壽縣東有高臺一。相傳爲漢紀信曾登臨其上。名紀信臺。有笄幼喬者。素行無賴。占霸一鄉。因此臺居高臨下。登其上徧瞰一切。卽據爲己有。將臺之四圍先築牆。再造屋。以臺爲己有。所有臺上各種古蹟。悉行除下。而易以新匾。題曰喬木堂。衆鄉民知之而不敢言。歷任官吏。亦均以事不干己。且無人出首。亦聽

之。陸公到任後。不及三日。卽聞悉其事。大怒。立飭差下鄉。提笮幼喬至。笮素知公名。不敢違。上堂後。初猶思抵賴。吞吐其辭。後經公一再駁詰。始招認焉。公判將四圍房屋牆壁。全數充公。而改其地爲紀信廟。從前臺上所有古蹟。一律搬回新適撤下。並特派一公正耆老司其事。一時鄉人大快。羣頌神明。蓋湮滅已垂二十年。至陸公到任。始得重覩舊物也。判文如左。

古蹟爲物。所以誌景仰而留憑弔也。吾人讀書論世。不得見古人。則於古人之所登臨。求摩挲者。而珍寶之。如見古人。如晤一室。所謂存之於目。則思之於心也。固其用宏。其效大。所以自歷代以至今日。地方上凡有先聖先賢。以至一善之士。苟有遺蹟。留於後代。足以使人流連徘徊。而不忍去者。無論爲真爲僞。應一律保存。此景仰古人之本意。而亦爲後人觀摩之資也。聖朝入關定鼎。一再頒發上諭。禁止軍人毀損古蹟。並訓諭各地方官。如遇有古蹟。因軍事而傾墜者。應著地方官一律修葺保存。不得聽其湮沒。聖諭皇皇。綸音煥發。凡爲臣子。無不頂禮歡呼。乃審得笮幼喬者。湮滅古蹟。將公作私。妄造屋宇。擅易匾額。以數千年留下之古蹟。

作一人一家之私物。如此居心。顯悖聖朝。則古稱先之至意。按律湮滅古蹟者。杖八十。據作私有者。加杖六十。徒一年。笄幼喬擅改紀信臺匾額。外圍房屋。用作私產。實屬顯背律例。法無可恕。本應重杖以儆。姑念一再哀求。自願將古蹟回復。匾額取下。並以蓋造之房屋。外圍之牆壁。一律捐入公家。用作罰抵。准予暫免杖責。並如防止後來再有如此行爲。致古蹟滅沒無聞。聽候移文學官。延本邑宏儒撰文刊碑。永留後禩。并派公正耆老專司此事。以垂不朽。所有笄幼喬罰捐之房屋。改作紀信廟。春秋致祭。從此馨香俎豆。千秋常新。廟貌鐘鼓。萬世景仰。其所以勗勉忠臣碩士者。正無極也。此判。

〔評〕古蹟之當保存。揆之古今中外。均屬一致。蓋古蹟之爲物。一所以致景仰。一所以示來茲。使人感慨流連。徘徊而不忍去。且油然而生其忠孝節義之心。不僅爲點綴風景而已也。吾國開化最早。而古蹟多湮沒無聞。其大者如秦之阿房。漢之未央。大兵所至。可憐一炬。其小者。一地方一人物之事。數傳而後。卽湮沒無有知者。較諸西人士之一几一石。必保存而珍藏之者。相去何

如陸公此判。正放諸四海而皆準。俟諸百世而不惑。今已二百年矣。過靈壽之縣。尙得見有所謂紀信臺者。巍然高聳於城東。使人觀此。油然生忠烈之感。嗚呼。誰之功歟。微陸公。早已湮滅而無聞矣。

積欠貨款之妙判

有邢惠卿者。開設大同衣鋪。有年矣。有劉秉之者。與店中熟悉。常向之賒欠。年復一年。共八年之久。其欠貨款六百十二兩。後邢惠卿因他故被累。將大同衣鋪倒閉。而是時劉秉之已小康矣。因持向索款。劉不應。以店款須店開張時方可索討。店已倒閉。不應再索。邢惠卿不服。謂店開時欠者貧而索欠者富。故任其拖延。從未啓齒。今則情勢變易。卽無此項欠款。亦應顧念昔日交情。慨予資助。况又有此。因此雙方爭執。涉訟於公。公審問一過後。卽判曰。

審得邢惠卿扭控劉秉之積欠貨款一案。劉秉之雖清辯滔滔。以習俗已閉店肆。不索店賬爲言。然此語只可出之店中。或旁觀者。決不能欠者自身而如此言。欠錢必償。事理之當然。不能因償戶有所變更。而可藉此以圖賴。如是存心。則其欠

之一時。已存賴之一念。開店不能無賒賬。萬一人人而存是心。不難將其店中所
有。盡行賒欠之。致之周轉不靈。以至於倒。然後再援習俗。閉店不索帳之語。以爲
搪塞。人心何在。天理何存。况較諸劉秉之欠邢惠卿款項時。尙在十年以前。當劉
秉之窮困時。能日與邢惠卿相晤。邢惠卿從未一爲啓齒。而倒閉之一年。卽劉秉
之業已欠款之第八年。亦尙向邢賒借葛布長衫一件。女夏布短衫大小六件。一
諾無詞。絕不猶豫。是邢惠卿之待劉秉之。可云仁至義盡。今邢惠卿不幸因事被
累。致虧折至盡。宣告倒閉。使劉秉之而具有人心者。亦不應待邢惠卿之開口索
討。當先設法歸償。使之得有資助。雖爲數無多。而集腋成裘。亦可有爲。乃不特不
還。反思狡賴。妄稱習俗。以文其奸。是其心之不可問。實堪髮指。且邢惠卿店鋪之
倒閉。安知不卽此輩拖欠過巨之故。一則以仁心待人。一則以狡詐報之。一則從
井以救人。一則受恩而反噬。國法雖寬。懲辦應嚴。庶足以杜刁惡而儆貪婪。劉秉
之著杖三十。並枷號示衆。所欠邢惠卿歷年貨款銀六百十二兩。限五日內繳案。
不得有誤。違則再行追比。從重答責。如此負心人。尙容其一日安乎。本縣雖崇善

如不及好以寬厚治獄。然亦疾惡如仇。凡此不仁不義之市儈。必誅之而後快。劉秉之其凜之。勿謂本縣可欺以方也。此判。

〔評〕此判痛快之至。閱至此不禁如浮一大白。

毀人名節之妙判

有湯寅者。慕表妹朱蕙芬美。屬請援繫。朱不允。因恨焉。散布謠詠。謂朱蕙芬如何不貞。如何失節。並虛構事實以證之。事聞於朱大恚。思投繯以自明。爲家人勸阻。始無事。然朱終不釋。哭訴於縣。陸公大怒。立提湯寅到案。一鞫而服。判杖一百。徒十年。以儆人之求婚不遂。妄造謠詠。破人名節者。一面力慰蕙芬。百端譬解。一時士林頗爲傳誦。其文如左。

審得朱蕙芬控表兄湯寅毀人名節一案。本縣直爲眦裂。女子以貞操爲人生第一事。貞操保持。則鄉里欽敬。族黨景仰。否則卽不齒於人類。朱蕙芬莊端穩重。言笑不苟。正一四德兼全之女子。其表兄湯寅以求婚不遂之故。竟出惡毒手腕。欲陷於死地。在外妄造黑白。顛倒是非。以毀彼名節。試問名節一毀。何以自立。宜蕙

芬憤。悲難。平欲投繯。自盡。以一死自明其志也。夫此捕風捉影之談。在言之者。信口開河。不顧他人之痛苦。若湯寅者。且正利用其備嘗痛苦。以快一時之私憤。而受之者。辯既不可忍。又不能大有求死不得。求生不得之恨。誰無女兒。誰無妻妹。易地以處。將如之何。天道果有知湯寅。其不得免乎。應從重治罪。杖一百。徒十年。使知毀人名節。在國法上。應受如何之報賜。蕙芬以二八之年華。待字閨中。才貌如此。而又加以貞白自愛。正不患有郎似玉。今嫌疑永釋。衆口雷同。造謠者固已受國法之懲創。而聽謠者亦可渙然釋然。外來之污辱。何足搖本身之清潔。從此應消忿平躁。益自勉勵。此番之誣。蟻益顯其純白無瑕。正所謂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何戚戚爲。曾參殺人不疑。盜嫂天下固多。此冤抑者。然卒之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清濁之分。不在外。而在內。鼓鐘於宵。聲聞於外。蕙芬亦曾絕讀詩書者。當必不以此而介介也。並著吏役將此判傳諭周知。此判。

〔評〕此判亦痛快之事。末節反覆開導。諄諄告誡。不愧爲民父母之心。判吏役傳諭周知。更具有深意。蓋如是則蕙芬嫌疑自釋。名節自復。不必門到戶說。

而已家諭戶曉。正仁吏之用心。且於此亦可見陸公之幹才。豈僅以清名一代哉。

鄉董不法之妙判

靈壽有鄉董顧錫泉者。孝廉公也。素以武斷鄉曲。包攬詞訟。著稱鄉人。畏其勢。莫敢如之何。陸公到任後。顧自知不免。於晉謁時。自投一稟。歷述從前在鄉曲種種惡德。一事不遺。末謂從今後應革面洗心。不再爲惡。以副盛德。唯願特恩寬宥。赦其既往。公許之。且曰。今後須好好做人。勿再蹈覆轍。不汝宥也。顧歡然而去。初極斂迹。半歲後。故態又萌。公大怒。立擒至案。聲訴其罪而討之。顧再三哀求。公不許。判孝廉詳革。杖二百。徒十五年。一時民心大快。其判文如左。

審得鄉董顧錫泉者。以孝廉之官身。司鄉曲之祭酒。勾結官吏。欺壓小民。十載以來。無惡不作。數其罪狀。何止千數。小民憚其威勢。莫敢與較。怨氣沸天。道路以目。歷任縣令。雖明知地方害馬。不可不除。而或牽於情面。或怵於威勢。利人民之緘口。亦行所無事。本縣蒞任伊始。卽訪聞顧錫泉種種惡行。正擬飭差訪拿。加以王

章而顧錫泉已先自求饒哀涕泣至不忍聽本縣不追既往不逆將來宥其前犯。最以後事力戒從今而後須革面洗心勿再蹈故方謂顧錫泉經此懲創或可一返故常乎乃五月而後故態又萌賣寡婦趙潘氏唆王德金涉訟恃強以侵奪宋鳳鳴之田受賄以庇盧梅氏之姦種種故技又來試渲本縣宥爾於前原本善善從長之旨今再不問直縱虎以噬人民爲民牧圉之謂何而可小不忍以害羣倫應按律革去舉人杖二百徒十五年所有在鄉黨任時經手公家各款項勒令家屬於五日內繳出不得有誤最近侵奪宋鳳鳴田三畝七分亦應如數繳還婦趙潘氏既供願嫁後夫關德林應聽自便但孀婦非賣買之物所有價銀五十兩亦着顧錫泉家屬繳出全數捐入清節堂盧梅氏掌頰五百由夫叔具結領回除詳稟撫臬憲外此判。

〔評〕此案判得亦爽快初次之宥原冀其真心悔過遷善或得革面洗心一改從前惡習况自行檢舉直陳不諱更近於君子之不欺暗室一若天良發現深悔當初故陸公不妨一試其誠僞迨半歲未至原形又露則真小人而無

忌憚。一家哭何如一路哭。宜立行訪拿。舉人斥革。並判以杖一百。徒十五年也。聞郭琇爲吳江縣令時。簞簋不飭。頗著貪墨之聲。聞湯文正公撫蘇。特先進謁曰。聞大人將以琇爲貪。欲上彈章。確乎琇誠貪。然上官促促。無如何也。所謂上之所爲。而下亦效之。大人廉吏也。琇亦當隨大人之後。一改前轍。三月爲期。大人其許琇乎。湯文正公許之。琇卽日回署。布告全邑。謂從今日起。吳江縣令。已另易一郭琇。當躬率僚屬。以清廉自矢。凡從前所有諸私政。悉掃除焉。不三月而廉名震全省。湯文正公至。以江蘇第一廉吏稱之。後入都爲御史。直聲動全國。爲清代有數之名臣。故人不患惡始。而患惡終。過而能改。日月之食。惜乎顧錫泉遇遷善之機。而卒不能自拔也。孔子曰。克己復禮。仁也。郭琇與顧。其始迹同。而所以結果異者。一在能克己。一不能耳。然則人亦可以知所處矣。

爭執匿贈之妙判

嘉定汪子貽者。曾任陝西知府。其子娶喬翰林故木之女。有匿田一百畝。嫁後

甫一載。田未過戶。而其女卒。未幾子亦夭。匿田當然不成問題矣。乃汪子貽以喬故木既許之於前。何能反汗於後。子女雖死。婚姻未改。特向喬交涉。喬不允。親戚出爲調處。亦無效。遂涉訟。歷一年未結。蓋各恃紳士之尊。以爲必可占得上風也。陸公到任後。一審卽下判斷。其文曰。

審得汪子貽與喬故木爭執匿贈一案。涉訟一載。迄未解決。查喬所贈匿田。係送給其女及壻者。今女壻均死。田既未及過戶。仍爲喬姓之田。則過戶贈給與否。自應聽喬故木之意思。其踐言也。固不失爲篤厚婚姻之道。卽藉此悔約。亦不能苛責其蔑視姻禮。須知贈給之憑證。卽在過戶與否。壻女在時。尙不過戶。則今日壻女均死。昔日之空口一言。何足以束縛其今日之必踐。况田而曰匿。則非翁之所宜問。匿而曰贈。更非訟之所能爭。汪喬兩姓均爲高門。一任黃堂太守。一是翰苑清班。一鄉矜式。闔邑欽仰。乃以區區之匿贈累訟不休。似非士大夫之所應爲。本縣竊恐兩人所爭者小。而所失者大。養其一指而失肩背。實爲二人不取也。此判

〔評〕前清官吏治獄除盜案命案有關攷程外。最怕者爲紳士間之涉訟。各有

其勢力各有其後援。均不敢開罪一聲。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順甲則乙怨。助乙則甲懟。往往因稍存軒輊。而致失官者。故地方官於此。往往以不了了之。先之以勸誘。繼之以調停。終之以延宕。以待地方上紳士自行出而調停。庶兩無好惡。面面周到。而不知此實非爲官者之所應爲。陸公審此案。不避艱難。不畏強禦。先之以正義。以折其氣。繼之以正言。以服其心。蓋陸公一心爲國。祇知盡瘁民事。快掌王勞。所求者。惟在不愧於天。不忤於人。其外所謂恩怨。所謂得失。非所問。亦不暇顧也。嗚呼。前清官吏。尙有不畏強禦。祇知奉法如陸公者。乃今日號稱司法獨立。而竟有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之司法官。阿附上峯。朋比紳士。專以欺壓士民是務者。嗚呼。可慨也矣。

爭妓被毆之妙批

靈壽商人胡庚玉之子叔英。狎青樓女黛雲。無日不至其妝閣。一日夜至。適與秦可景相遇。因醋被毆。幾至釀命。胡大憤。投牒於縣。陸公批曰。稟悉爾父商人。操奇計贏。何等精明。何等辛苦。爾乃不務正業。流連荒唐。狎妓宿。

娼無所不爲。且與他人撚酸吃醋。毆打成傷。何無恥一。至於此姑念傷重。准候檢驗提訊。孽由自作。禍非天降。一切醫治。由爾自行調理。並着爾父趕速將爾領回。嚴加管束。本縣蒞任至今。素以飭紀敦倫是務。每遇娼妓。無不驅逐。所謂必使之出境。不能一日留者也。妓女黛雲。前曾因案被責。曾具結永不爲娼。何時未半載。故態又作。此次毆鬥。黛雲雖未加助。而釁之所起。誰實爲之。亦應一併提案。聽候懲辦。此判。

〔評〕陸公治獄。除命盜案外。例不用差。且絕少批詞。蓋終日危坐一堂。人來控者。隨到隨問。隨問隨結。如家人父子。不用稟。不用差。故陸公判牘。判多而批少。因或則口頭控告。或則隨稟判結。無所用其批詞也。此案毆打成傷。勢不能不用稟牘。而依律須先檢驗傷勢。再行審斷。故又不能不批。因有此牘。有人謂陸公在任。十案九口稟。以故案牘絕少。一任結束。高不盈尺。良有以也。

僧徒歸宗之妙批

有觀音菴僧徒法空者。本姓諸。係名秀才人耀之子。因迫於後母。於八歲時由

父送入觀音菴。拜明顯爲師。至十八歲。後母卒。無子。其父思將法空領出歸宗。以承嗣續。時明顯已死。菴卽由法空主持。初不願歸。謂皈係三寶。看破紅塵。族中不乏賢子弟。可立一爲嗣。不必求諸空門。其父不允。因向法空再四譬說。始有從歸意。但格於僧規。未便卽行還俗。因由父諸人耀投一稟牘至縣。請爲核准。陸公本理學家。痛恨僧道者。卽卽批准。其文如左。

稟悉爾欲領子法空歸家承繼宗祧。此天經地義之事。無可非議。爾子法空雖自八歲入菴。受師明顯教誨撫養。然其身體總由父母所生。師恩雖重。何若父恩之罔極。况爾子入菴。原爲迫於後母不得已而出。此是借僧院爲避難之所。非以僧院爲歸宿之地也。今後母已死。父命歸宗。應卽隨父回家。從此拋却袈裟。還我初服。讀聖賢之書。盡子弟之職。修其孝弟忠信以立人倫之本。而後知釋氏空虛寂滅之說。不足以行遠而致用也。所有菴中一切財產。應由爾子點交施主。另行延聘高僧主持。爾子不必再爲干預。如施主不允。爾子出菴。橫施阻撓。卽爲知有佛而不知有孝弟。應准再投稟來縣聽候法辦。但爾子亦不得妄取菴中一絲一粟。

以授人口實。此批。

〔評〕僧徒請求還俗歸宗。自有一定之法度。何必牽及一段孝弟忠信之大文章。在陸公崇信理學者。以爲非如此不足顯其崇尙聖道。而不知實已墮入魔道。適已見其胸襟之狹。好名之甚。昔讀韓文公文集。每見有關涉釋道之處。必借題發揮。顯出一大段崇儒斥異端文章。在韓意以爲非此不足示其羽翼聖學。衛道有功。而不知在今日吾人視之。適足爲之齒冷。陸公此批。亦猶是也。雖然。此不得爲陸公一人咎。時代限之。環境迫之。名利歆之。使吾人而生在古代。其所見所爲。亦未必不如此。使陸公而生今日。其思想或更較吾人爲新穎。亦未可知。吾前言知人論世。論人者必先論其世。以今日之目光。而遽以評論古人之得失。亦猶陸公之評佛學爲虛無寂滅。未免爲有識者所齒冷也。雖然。吾終不能不謂爲胸襟太狹。好名心太甚也。

請求守節之妙批

有季執中夢中者。兄弟二人。執中邑之名秀才。而夢中一無賴也。執中卒。其妻

謝氏年輕貌美。夢中思篡取之。不得。又擬設法傾陷之。以便價賣。謝氏知陷阱之深。不自拔。必無幸。因投牒縣署。請求送入邑中清節堂守節。蓋如是則夢中計無所施。而名節可全。不至日夜提心弔膽。食不甘味。寢不安枕也。陸公閱之。卽援筆批准。三日內送入堂中守節。其文如左。

稟悉爾甘守節。甚是佳事。本縣成人之美。曷敢不卽爲設法。以全爾志。以保爾身。仰候行文清節堂。於三日內卽爲爾添一臥位可也。若慮旁人阻撓。准扭交來縣聽候法辦。天下有孀婦不願守節。而族人強迫其守節者矣。未聞有孀婦甘自守節。而族人反阻撓之。破壞之。以使之無節可守者也。按律破人名節者。杖八十。徒五年。聖朝以孝節治天下。凡遇孝子節婦。無不分外欽敬。而破壞守節者。其罪較自身不甘守節者爲尤重。三尺森然。非同兒戲。本縣來長是邦。有敦紀整風之責。見有禮於親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爾願守節。本縣景仰之。敬佩之。不僅本縣。後日彤管流傳。青史標節。千秋萬世永垂不朽。如敢妄肆阻撓。從中破壞。甚且意圖不良。一經察出。定當按律重究。

決不寬宥。爾儘放心可也。此批。

〔評〕陸公此批。可謂光芒萬丈。咄咄逼人。末後本縣來長是邦一節。雖屬老生常談。然在當時。則固能收大效。既可堅節婦之心。不致中途自悔。又可儆不良之輩。使之知所戒懼。故光芒正不嫌其露。彼模稜兩可。奄奄無生氣者。吾正見之。欲作三日惡也。

請驅流民之妙批

江北一帶。每至秋冬之交。必有數百成羣之流民。來至江南各縣乞食。習以爲常。恬不爲怪。謂之吃大戶。有謹愿者。尙不生事。若遇不良之輩。則恃其人衆。到處騷擾。所過之處。鷄犬不甯。凡曾居鄉村者。類多遇之。陸公在嘉定任時。賢聲甚著。鄉人有歷年困於流民之騷擾。無可設法。擬乘此不可多得之賢。有司投牒請爲驅逐。公閱牘後批曰。

稟悉。流民騷擾。殊堪痛恨。然其境遇。亦可憐。天下萬無舍棄其飽煖之家鄉。而以瑣尾流離爲卒歲計者。成羣乞食糊口四方。其苦况殊非爾等安居家中者所能。

領略本縣亦深知此中良莠不齊。屢思驅逐之法。然一念及此。惻隱之心。不覺油然而生。以故屢思斥逐。而又阻止。詳閱來稟。言之痛切。本縣守此土。衛此民。人民有所疾苦。自應代爲拂除。然而事有難言者。彼輩之來。奉有憲令。在勢不能禁。其不入境。既入境矣。勢又不能禁。其絕不與人民相接。觸且彼輩扶老攜幼。困若萬狀。使果驅而斥之。使之露宿風餐。而不一爲之所。於吾心。亦有何忍。此所以詳閱來稟。雖先得我心。而或爲之躊躇莫決也。爲今之計。唯有雙方並顧。凡有流民入境者。由保正發錢遺散。妥爲監視。至多不得過一宵。如此則雙方不致接觸。在流民固有所歸。在爾等亦可無擾也。着卽傳諭周知。此批。

〔評〕此仁人之用心也。而其識力亦有過人者。名吏之爲名吏。誠非偶然也。

清朝十大名家書

會國藩家書	李鴻章家書	林則徐家書	胡林翼家書	鄭板橋家書	彭玉麟家書	左宗棠家書	張之洞家書	紀曉嵐家書	袁世凱家書	會國藩家書	李鴻章家書	陸稼書家書	張船山家書	樊山家書	曾國荃家書	于龍家書	袁才家書	胡林翼家書	端午橋家書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定價六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清朝十大名吏判牘

●折一售實價定依書各上以●

民國二十三年九月重印

陸稼書判牘

▲全一冊▼

▲定價大洋四角▼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出版者 平如衡
 印行者 中央書店
 藏版者 中央書店
 校訂者 江不平等
 發售者 中央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世界里
 中央書店

代批發處

上海福州路中市
 新文化書社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3 1815B

